

資治新書二集

二十

終

| | | | | |
|---|---|---|---|-----|
| | | | | 漢書門 |
| 二 | 一 | 一 | 八 | |
| 四 | 九 | 九 | 九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內閣文庫

九
九
七
四
架
冊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11789 |
| 冊數 | 24 (24) |
| 函號 | 297 43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二十目次

判語部

犯上一

海官



歷婦奇免事

倪仙屏

貪官嚮民事

毛錦來

勤蠹追賊事

劉黃中

極苦大冤事

王望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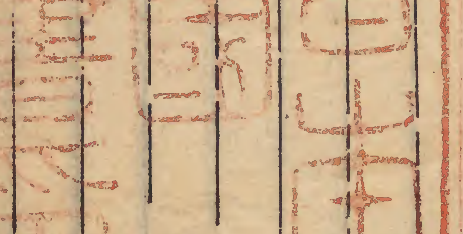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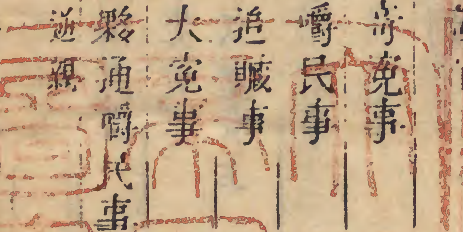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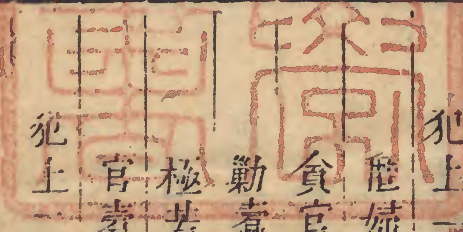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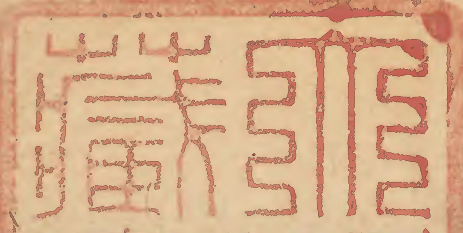
官蠹縣通嚮民事

失名

犯上一逆經

緝獲偽印事

袁輔宸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二十目次

殺母滅倫事

范正

犯上三 背師

欺侮師長事

毛錦來

毛章裴案

高雲旂

犯上四 奴僕背主

弑主駭變事

賈蒼喬

高叛戮主事

王望如

情關判逆事

陳大亨

叛國殺主事

王望如

婚姻一 強娶

婦女奇冤事

方邵村

婚姻二 逼嫁

逆媳毆姑事

劉松舟

婚姻三 賴婚

母黨禍延血女事

王華如

哭寃二命事

王望如

謀割大冤事

米紫來

婚姻四 悔親

活拆慘冤事

戴紳黃

婚姻五 快婚

家非其偶也

生離夫婦事

毛錦來

憲庭索拆事

紀光甫

昌死鳴冤事

文燈巖

曾稽女子判

高萬公

婚姻六 苟合

卽生姦後娶

子賣父妾事

紀光甫

毒陷巧割事

王望如

活拆髮妻事

朱周望

姦拐滅倫事

賈蒼喬

婚姻七

賣妻告贖

活估事

賈蒼喬

婚姻八

買良為賤

遇雪女冤事

唐萬菴

繼嗣

襲宗抄斬事

紀光甫

憲斬籍沒事

紀光甫

撫孤

勤家滅門事

毛錦來

積惡匿東等事

毛錦來

燈蛾毀印事

王望如

墳墓一 爭墳

盜葬皇陵事

紀光甫

法斬大忠事

紀光甫

違鑿人命事

喻念茲

拋骸異冤事

方邵村

親極違滅事

李邦國

墳墓二 傷墳

挖影殺命事

劉黃中

墳墓三 掘墳

李邦國

千古奇冤事

黃鳴俊

亂民掘燒等事

文燈巖

墳墓四 欲代墓木

黃鳴俊

盜樹剖墳事

程質夫

豪蠹飛屠事

紀光甫

伐塚大冤事

吳亮公

勢誅鑽詐事

劉黃中

田產一 爭產

劉黃中

屠儒事

李邦國

誣盜殃民事

毛錦來

斬蠹事

陳大亨

偽屠事

佟崑壁

憲斬事

李鄴園

勢虎恠戮事

紀光甫

豪謀叛殺事

劉黃中

勢拋祖骸事

劉黃中

五虎飛嚼事

劉天如

抗斷盜黨事

侯容崙

二孤奏寃事

王望如

誣盜殃民事

毛錦來

急救萬命事

毛錦來

田產二爭家私

明謀吞殺事

周樂園

橫矜嚇殺事

毛錦來

謀殺人命事

毛錦來

屠抄事

李鄴園

田產三告賣告贖

考察事

黃鳴俊

田產四侵官地

清查官地事

呂南呂

拯救赤子事

李維嶽

租債

欺君歿民事

毛錦來

謀吞斃命事

劉黃中

爭毆小憤

倡亂屠民事

紀光甫

絕命克殺事

王書年

大亂國典事

賈登孫

急救夫命事

劉黃中

黑夜衝殺事

劉黃中

慘弑伯母事

劉松舟

二十卷內新增目次

判語

滅倫異變事

入婦姪三

梁治河

發審事

以下入姪姪三

佟懷侯

勢欺活拆事

楊玉衡

解榜拆婚等事

楊玉衡

滅逃鎖鑰事

人誰嗣部

李百菴

吞襲慘極事

李石菴

山蠻滅法等事 以下入田產部 王鼎臣

滅倫慘變事 李石菴

民害亟除等事 許漢昭

發審事 佟懷侯

滅法絕命事 楊玉衡

黑夜兇殺事 楊玉衡

泔泉食民等事 王鼎臣

發審事 王鼎臣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二十

劾上笠翁李 漁兔輯 婿沈心反伯訂

犯上一詠官

匿婦奇冤事

蘇州倪伯屏 諱長封 蘇州人

看得韓一鳴之告將上奇因門子以及縣官其所恃
若有三二則以別縣之民寄居轄下因無部民之義
可避罔上之愆一則以其妻羅氏被拐羅氏一日未
出縣官一日在雲霧中欲辨瓜李之嫌必為多方緝
獲計甚狡也一則以上奇表書有據即使水落石出
而告門子者不為無因門子乃近官之人無風馬牛

不相及之議也。乃今羅氏既已緝獲，揚者業有其人，則與士奇無涉矣。士奇初姦羅氏，已經知縣某審明，革合縣士民有口且各通甘結，則是親近之人，已為風馬牛不相及之人矣。以漆匠朱阿壽之事而加諸縣令，以拐在鄰縣之羅氏而誣在縣令署十一鳴之肉，雖狗彘不食矣。如此惡棍而不盡法創懲，則朝廷命官之名節皆挫于辱人賤行之手矣。衣冠玷地，可勝悼哉。投荒之條，合從初擬。朱阿壽已伏天誅，免議。

貪官嚼民等事

平陽 毛錦來 新昌人

看得張懋修與其父張佩環，豪橫武斷，素不理於鄉里之口。隰州知州初行蒞任，而評修父子者，叠至州官。由是知其名而惡之。於十八年八月內，有鄉民卜元祥者，與佩環比鄰，而居環占祥屋，祥控於州。州官責環而斷與祥價，詐環不遵，而橫肆益甚。祥不得價，而日哭訴於州。州官愈惡之，遂置惡人扁以懸其門，蓋已與衆棄之矣。又於本年三月內，廉得懋修劣款，半報學道。道將懋修，褫革批廳拘審。該州旋又查出張佩環隱糧惡蹟，提報撫院。院批該州審報州委吏目緝環候審，而懋修早已免脫。潛入京師，捏款登聞鼓，治所書二集卷十

此蓋因州官之揭報而故為戶墜之術也。鼓狀單款份太二刑廳會審全虛明如掌而憲臺疑有隱狃嚴駁再勘職仰遵遂件細鞠前舉一事不惟盈庭之款証寔為見鬼見神即轉以訊之懋修亦如醉如夢而支吾錯亂請得而備述之如所稱困衙蓋卜元祥告臣父張佩環州官未審而先責三十板羅銀百兩審佩環所占元祥之產乃是問牛小房而州官斷給元祥之銀止是六兩屋價其事甚細其罪甚微乃謂藉六兩之小罪而挾人百金之重賄不唯師出無名亦嬰兒孺子之所不從也。迨訊所謂盡快二字乃

芥子園

知卜元祥不唯於州官任內原未供役且自清朝以來並未進衙及請懋修而修亦曰係明朝盡快也是何異囁語乎。迨刑鞠款証黃運祥事無影響而修旋又移其說於張文文攻其誕更可駭者修出一紙名帖指為州官受賄之後通刺謝已嗟乎天下固有勤賄而投謝刺者乎醉耶夢耶其詞愈窮而愈幻愈幻而愈窮矣。此懋修登聞之本意其大槩已如斯矣。復按其所列十款句櫛而字沫之如第一款額外加派而杖死納戶間所加之額係何款項杖死之人係何姓名加派之據有無稟簿則不唯款証宋琮面此

文台新書二集卷二十

三

其妄而懋修已無一言相對矣。第二款要豆九百石。要草一萬二千束。而分文未給。審該州僻處山陬。原無衝途驛遞。從不養馬。突然而買豆九百。買草萬餘。不唯駭人聞見。亦將藉何名色。且舉州無一買草買豆之人。而獨指本家一庄農爲証。已屬不經。又從而受意焉。幸趙進忠良心不昧。而庭發其隱。則懋修之罪。正不待他人攻之矣。第三款要狐皮一百一十六張。而分文不給。夫畊則問農。織則問婦。買狐皮而不求之獵戶。索諸里老。何爲訊蘇來有買狐皮一事。叫不知其說之所自來也。第四款丁糧加派查懋修款。

芥子園

內所載共銀總數。合之該州丁糧總數。大相徑庭。且該州於本年二月某日開比。懋修於三月終旬入京。計此時該州額內之徵。尚未完及十分之二。而乃誣及額外。此王某等之言甚爽然也。第五款隱匿馬達知地土而勒詐劉其才。查馬達知一案。係前任知州查明具有無隱印結申府報院達部。與今州渺不相涉。是又可不必置喙者也。第六款以服毒人命乃斷給結案於大寧縣。而該州不過依擬發落者也。第七款起解錢糧。而領錠短少。審領錠乃銀匠之事。如有短少。何無被害銀匠可指。第八款擅用里馬。駝送職

物歸籍審欵証薛疑鼎不唯不知有駝送之事併且不知有里馬之名隨詰懋修出馬之里老係何名姓所載之贓物係何箱篋駝送之時候係何月日撞遇之去處係何地方而懋修又不能措一辭以應也第九欵兩里結訟爭糧二斗七升而罰穀三百石審欵証所謂招房竇某乃舖司兵非招房也及詰懋修所調兩里之里係何里分納穀之人必有姓名結訟之時必有年月而懋修又不能出一詞以對也然即據所云爭糧不過二斗七升而罰穀乃至三百石其說不倫又不待問而知矣第十欵虧蠲行戶審原欵所

載行戶止有喬益金一人而益金乃係州前賣烟窠漢彼固未曾開行而州官又不吃烟其說誣漫又莫此為甚矣以上十欵節節詳勘無一事不荒唐無一語不誕妄誠不知懋修何心而故作此醉夢之言以瀆天聽也登聞所以鳴冤止許訴其本事額外列欵已屬違例况乎所列之欵又無一字近真違例之中又違例焉反坐疑戍誠不能為懋修道也張佩環為州官揭報之後既蒙撫院批審自宜聽候問結乃不能止其子之妄出而使擅瀆宸聰併杖不枉

勦盡追賊事

撫州太守劉黃中 諱玉贊 宛平人



看得丁瘦仔捕風捉影。匿名捏詞。假公濟私。抗官挾
更。非一日矣。東故早夫。為閩督五福之用。以舊屬而
念舊德。此理亦無足奇。而瘦仔以乾餼之愆。捏名張
行。具控何淨。猶云夫役是所經承。至架閣之。王煥志
戶房之何道仔。于彼何涉。乃以一黨二字。繫之乎。樂
年仔舊應里。催何黑仔。同充夫役。睚眦細故。掛告無
遺。其禍官。株直為彼報怨之具耳。况通邑公務。如有
不便于民。豈無受害。可以指証。乃僱何秋香。改名羅
洪。豈偏告偏証。遂可以偏聽。理之乎。此風可長。則官
無以使下。而吏無所奉行矣。丁瘦仔何秋香。應重責

柳示以為詭名刁訟者戒

極苦大冤等事

衡州王墜如江寧人

審得開款之虛實。必憑証佐之口供。即上司之揭報
屬官者。且然况屬官之反噬。上司者乎。被參知縣某
告道府廳各款。經長沙錢太守鹿戎廳歷審。証佐各
不招認。詳請憲臺轉申督撫。已無遺議。仍重煩督撫
一兩臺交詞嚴駁。卑職敢不矢公矢慎。盡法推敲。奈各
款証佐。終不易詞。而其復曉曉置辯。謂各款証奉承
見任之官。而排擠去任之官。其言近似。獨不思楚俗
即云澆薄。人情自足炎涼。其排擠去任之官。而奉承



見任之官情或有之但豈有排擠未死之官而奉承
既死之官者乎詞內之陳巡道化為異物久矣俞文
龍等之口不肯因其物故而稍為游移尙爾扶同攻
擊則見在之金知府潘推官又不待辯而明矣潘推
官之家丁潘六訊之各款証既云並無其人若衙役
之過付親手之面交即據某所供亦前後自相矛盾
最可異者款開金知府每月得鹽行樣鹽訊之經紀
羅君甫則所持各票乃被參知縣某所自取與金太
守無涉伐人適以自伐豈某亦奉承見任之官而自
行排擠去任之官乎况所開金知府之樣鹽則謂之

贖秋而自供衙役其所持之殊票則謂之長例何其
待入則楚而自待則寬乎總之被參成讐含沙射影
浮詞滿紙皆成夢囈應從反噬之律定罪洵屬不枉
官盡賤通嚙民事
夫名
以民計官非有所憑即有所倚憑則憑其事款之實
倚則倚其謀主之雄也王思明告無一實而敢于誣
官豈無所恃而然

密揭訪劣等事

審得鮑某以府衙之子倖廁賢官自矜擲管能詩實
召無文政智鄉里比之白額士流鄙為青蠅放辟邪

處州周宿來
華亭人

後之行有一日不可容于子於之列者東甌官吏揚
報按憲訪拿批行學道游華而按憲猶于法外施仁
免其三木本犯自知顏面喪盡甌城難以復居乃以
括蒼爲避跡之地然當輜嘿自艾或者天地之大尙
可苟容豈意酌酒縱博交結匪人官于處者豈能容
他郡之流孽貽害于切近地方乎及驅之出境而終
不去仍匿于城東之青林地方孤緩狼顧使鄉民見
而畏之爭首于縣縣方出票行拘而本犯猶不踉蹌
出走復以威轄鄉夫擗役舖兵真屬包天之膽縣發
其筒則有述懷詩一篇會怨肆誇大意萋斐東甌送

訪之官而弁侵及于按憲蓋因刀筆是其家傳而無
文率其故智所以字字寓蛇蝎之心而言言帶鼠雀
之氣今遵憲批嚴審其在青林不過三日奸淫之事
未有其實其他喝甲長以役鄉夫捉舖兵而挑行李
本犯亦無能展辯至于假稱乙榜則其嚇鄉愚之由
也除輕罪不坐外查律囚已決而自妄誅冤枉撫拾
原問官吏者加所誣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鮑亂瑋係案革訪犯誣毀問官相應擬流准徒其勒
索夫銀一兩照追克餉

犯上三

緝獲偽印等事

浙江袁輔宸

諱天八相

看得嘉興府儒學書役蕭遠原係秀水縣禮書偽造
學印該學歷年學租文冊皆遠偽造先據該學葉教
官中詳今據該府審實前來查蕭遠私報假印一當
死也偽造歷年文冊侵盜學租二當死也僅與一辟
倘有剩辜第本司於此有愷焉據葉教官所獲假
印係蕭遠之子蕭錚抱印出首并供質甚確者也夫
讓羊子証千古詭為異聞今蕭錚雖供出繼固蕭遠
親生子也不意當聖朝之世而乃有証父以大辟
之子實係世道人心之一大變此乃司世教者之憂

而于犯人奚責焉謹按大清律有親族相為容隱
之條凡同居及大功以上親族除謀反叛逆外其餘
罪犯許其相為容隱並勿論罪夫大功以上尚許容
隱况親生子乎又按大清律云于法得相容隱之
人為之出首比同罪人自首免罪其小功總麻親出
首者亦得減等功令昭然炳如星日此千古帝王
相傳之法斯真仁之至義之盡也而今之刑官未見
議及此案以子首父比同罪人自首免罪之條未加
法司免從否耶再按大清律云自首有不盡者仍
以不盡之罪罪之今蕭錚止首蕭遠私造假印未首

蕭遠侵盜學租。則蕭遠侵盜錢糧之罪。固自在也。又據府審假印。實係紹興人沈掄生雕刻。查私雕假印之條。應以雕刻之人為首。行使之人為從。今沈掄生尚未提到。其蕭遠偽造歷年學租文冊。該府未經審明。侵盜某年學租銀若干。均難定獄。此案事關大辟。應聽臬司審理。擬合詳請憲臺督批。按察司提審。明確。詳憲定奪可也。

毛章斐案

德安高雲旂江寧人

春得毛章斐。匪蹤孺子也。中葺之言。雖路人不敢置喙。求以子而證其所生之母乎。使毛通明之應聚果

有指實。自當按律重擬。乃聚毛氏之族。而庭訊之。無有能証其事者。母不受罪。則章斐宜加人一等矣。刻懲之下。若猶不自悔艾。可退而讀凱風之詩。通明君稍明瓜李之嫌焉。有此鼠雀之訟。本宜徹治。但恐刻畫無鹽。礙彼母子大義。隨而相見。姑體人情。今而後其無近末亡人之側可也。

殺母滅倫事

杭州范正

繼母以不孝訟子。雖難盡信。然繼母二字。預先橫踞胸中。不特虛者近虛。而實者亦難近實矣。據詳胡允安之持刀殺母。毫無指証焉。知族眾兩

鄰之口不休于名安平昔之爭辨而故為左祖之証
乎仰願再加嚴訊務得實情以正倫法繳

犯上三背師

欺侮師長事

平陽毛錦來諱新昌人

看得束修固弟子之禮缺之則為不恭懷利非師長
之宜爭之亦覺失禮但寒種慨屬苦局而巖邑又鮮
多才科歲兩場收門生不過五人而已頭角一換見
師傅亦當三有禮焉半生老景止靠此一度春風千
載奇逢不過是幾名新進况教官之嗜慾無餘非如
萬取千千取百尚口吾猶不足詎秀才之心腸大毒
即使與之庾與之釜皆云我昏不能若非鳴鼓之攻
終無執贄之日幸存羊而愛禮姑畧法以原情歸斯

卷二十一

十一

十一

資治新書二集
受之可免窮途之哭與其進也益顯師道之尊
芥子園

犯上四 奴僕背主

弑主駭變事

蕭山賈蒼喬 諱國順 縣令 曲沃人

看得余昌三徐氏贖身之僕也初靠身於徐君仁之
父不數月而獲罪於主主人杖之昌三不耐刑辱遂
備原價贖身以出已歷年所矣今君仁父故而為讐
家所託列其事于款單昌三因而反噬夫君仁即不
逞他人可許而素嘗投靠之昌三何可並許若不論
而杖之是天下之主得罪于公庭而豪奴悍僕皆得
恣其媒孽非所以厚風俗也前縣擬杖而君仁不服
故有是控合移君仁之杖以杖昌三於理斯得

資治新書二集卷二十
芥子園

高叛戮主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江南人

審得袁巍之告劉正達也。以正達妻其義媳子其義孫十年之間。六詞叠控。從不得理。似亦可以不終訟矣。乃猶喇喇不休者。則謂正達向年曾立議約有義孫長壽。長大歸袁之語。迨隔別研訊。長壽涕泗漣漣。但願為僧。不願為俗。是以沙彌之年。而矢頭陀之志。且不屑為劉氏之繼子。又安肯作袁門之義孫哉。正達之議約。明是勒詞。而袁巍所告高叛戮主。真同夢藥十年。預訟何許子之不憚煩乎。本應薄懲。姑念赤貧免擬。

情關叛逆事

江寧陳大亨諱開虞 富平人

看得朱李保叛主情節。叠悉前詳。無復再贅。今奉嚴查賣身文券。夫吳友忠內外資產。盡屬李保掌握。安知一切文憑券約。不盡在掌握之中乎。事至今日。而欲索馮券於燼中。恐死灰不復燃矣。今李保且不認為吳姓之僕。尚可問其昔年身券之有無乎。且今日李保之敢於跋扈者。亦恃此身券之有耳。若必欲究出身券。而後定為奴僕。則恐反墮術中。夫友忠買順姑為妾。以致家破人亡。李保之身券與順姑之婚書同一轍也。尚可窮其踪跡。乎將謂李保非吳姓之



僕無論衆口足憑。卽據保自供。謂係乳母之子。若果如是。則其夫妻兄弟。在友忠家數十年。所幹何事。豈母有乳而其夫妻兄弟。盡有乳乎。父安見奴僕之婦之不可以乳其子也。不待詞畢。而知爲叛奴矣。但其罪浮于律而未獲重創。爲餘恨耳。勉照前招。解候憲奪。

叛國殺主事

衡州王望如 講仕雲 江寧人

審得陳以彥。爲前宦陳聖典裔。係宦存家貲。悉託故僕陳進管理。進本姓劉。劉如漢。卽其子也。鼎革以後。陳宦之子賓俊。立有退役筆帖。許進自立門戶。然猶

力能彈壓。雖無指使之實。尙有臧獲之名。迨賓俊物故。而進亦繼亡。以彥統袴家兒。菽麥不辨。如漢買克府吏子侄。又入黃宮。因而尾大不掉。如漢眼中不復有故人之子矣。據以彥供。其乘亂揮金買官。責主。通邑童叟。無不代爲傷心。其言雖無確據。然推原其心。似亦莫須無之事也。以彥今歲輪克里差。四壁蕭然。茫無所措。不得不望助于如漢。而秦人之視越人。不問而知其膜外也。以彥之瘡。其得已乎。蒙批到職。職于廷訊之下。先正主僕名分。後訊家貲有無。所告出租五千石。領本三千兩。總無片紙隻字可憑。止有以

彦祖父各批許陳進歸宗筆帖在如漢則奉為金勝
玉册在以彦則視為斷簡殘篇而聽訟者于此則當
兩奪其恃而各予以平夫以漢之父曾受故宦卵翼
雖經自立不應藐視其子孫以彦之祖若父既准舊
僕歸宗亦不得因其跋扈而遂等先人手澤為故紙
但責以背恩許其贖罪則舊主之氣可平而亡僕之
日亦瞑矣合于劉如漢名下斷銀二百兩濟以彦追
呼之急報故宦超脫之恩此後以彦如漢各立門戶
即使劉氏家賞日裕以彦不得過而問焉併從前主
僕之名亦相忘于不較可也

婚姻一 癡要

劫女奇冤事

麗水方邵村桐城人

羅孚中謀親不遂而至于劫是以強盜之行而結婚
媾之局者也黃世榮之侄女阿綉生而窈窕人人思
得以為妻然餌以厚聘者有之賺以巧術者有之創
求之不得而以大言恐嚇欲以從賊報于營通海首
于縣者亦有之未若孚中之敢作敢為滅理滅法而
竟以搶奪為事者也據稱黃阿綉未生之時其父世
貴在日曾與孚中之父指腹為婚夫果若是則阿綉
之生已十七年矣何及笄以前絕不聞有通好之事

直至桃夭將賦百兩爭逐之年始有蹇修何雨若者
過而問焉豈非奇葩未艷蝶使不知異卉將開蜂媒
卽至之故歟况求者自求而世榮並未之許卽其所
謂十六兩之聘非聘也因其完糧無措欲以瘦田二
畝暫押于乎中。之兄羅毓宇毓宇付銀而還其券想
卽以此爲賺婚之由而世榮莫之知也夫男女婚娶
有時指腹割襟律有明禁况一絲全無而謂百年已
訂安能起九原三死者而訊之乎據供持燈之外並
無多人轎傘之餘別無他物獨不思不由情愿而強
之登輿則明燈彩轎與明火執仗何異哉卽訊之贖

媒何雨若亦復囁嚅其口謂十六兩之聘原係代交
但世榮口語模糊有且待後看之覆則其中情弊不
問可知矣恃強奪婚大干法紀本應離異但念乎中
年齒尚幼主使由人况婚已逾時返非完璧且訊之
阿綉又逸首無言懸揣其意得無有將錯就錯從一
而終之願乎除重杖乎中外仍加斷聘銀二十兩給
世榮以補不足羅毓宇教猱武斷何雨若左袒估婚
並杖不枉。

卷之二十一

葬子歸

婚姻二 逼嫁

逆媳毆姑事

太平 劉松舟 大典人

看得婦人夫歿之死靡他理也。卽有從傍慫恿使之別抱琵琶者。大都早則期年。遲則三載。亦必由於公姑之命。父母之言。而後可。斷無有夫未死而先定議。屍未冷而便促婚。復由外甥女婿之硬為說合。而可以改節從人者也。如端氏與故夫王之乙。生前素稱好合。已生一子。年及四齡。不幸而碩臣早世。遺此孤孀。彫影相吊。惟賴親姑倪氏。暨夫兄王之甲。為之內外扶持。使薪水之無缺。則孤雛有成立之日。而寡婦

卷之二十一

七

無改捺之憂矣。奈何有之甲之甥婚趙某者。立心奸險。硬設羅網。當碩臣抱恙之時。糾王族某某等三人。借嫁氏爲名。誘騙許爾調聘銀一十四兩。止以四兩爲定。假倪氏出名。預立婚券。及碩臣既死。氏兄端君亦託趙某借銀若干。爲殯殮之費。趙某立心不良。忽于事後假稱滿債。橫語驚人。使端氏有不得不嫁之勢。幸端氏不從亂命。矢志弗回。而趙甲等四人。始計緝而氣喪矣。然猶思出奇制勝。爲倪氏裝辭訟。加以忤逆之名。而列君亦於詞首絕其援也。本廳初疑端氏不端。或者再醮之念勃然於中。事姑之誠。某有

未逮。致倪氏急於去媳。以振眼中之釘。未可知耳。乃故反其局。以試之不罪媳。而罪姑。欲以刑加倪氏。以試爲媳之心。如果忤逆思嫁。則必神色泰然。是誠于中者。形於外矣。不意纔說加刑。端氏卽抱姑狂叫。其聲徹天。涕泗滂沱。求以身代本廳。睹此不覺泫然。泣下。敬之重之。且爲致歎于往。昔東海孝婦之鄙。寬誠哉。其不謬矣。彼喪心敗行之趙某。固無足論。獨怪之甲爲之乙之兄。忘吹篳之義。助滅倫之謀。獨何心哉。本廳怒欲加刑。詎其母倪氏。捨地呼天。哀求再四。姑與侍免。嗟乎。倪氏之悲痛。若此者。爲母子之情也。獨

不思孫之與媳亦母子乎必欲逼之使嫁強之使離豈狐犢之愛獨鍾于我而不鍾于人乎矧夫之甲之乙均爲子也何忍于待死而溺于愛生乎且也四歲孤兒正需顧復倘奪之孀祿而不獲長年則碩中紀嗣致缺蒸嘗爲之母者獨能安然于心乎不特此也之甲年逾天命尙未有子卽不爲之乙謀嗣續豈併不爲之甲計螟蛉乎種種愚蒙都不可解總由一人作祟斂弄其間致此昏憤老嫗墮雲霧而不之覺也爲趙某者等諸構机窮竒尙有未盡之獠獍矣本廳之斷此案也罰許爾調于前聘之外再出銀二十八

兩中媒趙某等除追前銀十兩外各再罰銀二兩追出王之甲前銀四兩共計銀四十八兩與端氏從祖生員端茂秀等另有公議資助合之前銀俱付端門宗老合置田一區爲寡婦守節之資孤兒養生之費但無令趙某上門復生他詭庶冰霜之婦得以遂其本懷而孱弱之兒亦不致流離失所矣萬一事有中變則此項仍作公費他人不得覬覦至於許爾調原聘一十四兩查律文本應入官但守節撫孤有關風教追付端族以襄義舉似與人官之律異旨同歸諒亦貴府所樂聞也趙某恃強逼嫁痛責以懲仍與趙

禮助好之王之甲硬執斧柯之某某謀人結髮之許
爾調各加杖儼倪氏聽唆逐婦不能無辜因係親姑
免議

婚姻三類婚

母黨禍延血女事

衡州王望如江寧人

審得生員彭繼時與生員劉承錡劉國隣父子兄弟
皆至親好友也因故宦朱世藩之妻劉氏為國隣之
姑母繼時之舅母孀孤乏嗣值朱劉兩姓爭產彭繼
時誤為朱姓作証嫌怨自此起矣繼時與國隣堂兄
楚英聯襟繼時外父明經謝開春願為楚修會代通

彭宅幼女庚帖并未有納采問名之事及楚英捐館
歷甲辰至丙午亦未嘗以婚姻之禮相見是此段姻
緣原在可懸可絕之間非若藕絲之難斷也乃劉國
隣等以彼為朱作証之嫌遂與欺孤拆枕之控告學
告縣告府嗟哉彭生寡固不可敵眾矣從而砌款開
單謬訟憲臺希報東門之役以防女吳之羞迨兩造
對質某案事在順治六年某案事在康熙元年各有
定案無庸再訊獨是懸姻一節當日既無牽絲之緣
此際難克雀屏之選况吳越之勢既成則秦晉之盟
難合不俟再計而決也但繼時所告國隣柴款云

舍抄射影一無確據劉國隣以毀親責繼時其言似公而其意實私繼時以單款控國隣所投者輕而所報者重理應同杖以儆惡習但查貳生屢試優等均號時髦恐遭一時之懲使貽終身之玷仰體憲臺宏開義學作養人材至意輒敢敷宣大義責以自新着令本學教官多方勸諭兩各悔過輸服式好無尤合無微恩一體省釋

哭完二命事

衡州王望如諱社雲

審得蕭一怒之與賀氏也幼有秦晉之盟長無仇讎之好當鼎革亂離之後賀氏失父依龍大吟為養女

才八事
事自儀
風雅

時方四歲髮猶未鬢髮也撫至及笄之年嫁黃夢昌為婦期年而作未亡人再醮與王美寰為媳又歷二十載所生男女不一而足是蕭郎之為路人也屈指幾三十年矣前此並無隻字之誅求不聞一聲之歎息乃忽于此時此際忽鼓求風之慘而欲求破鏡之重圓也其可得乎完蕭郎未成之鏡而拆王門久配之婚有是理乎况庭訊賀氏則供不知一恕為何人其情可概見矣事隔兩朝婦經屢嫁從前不聞影嚮而忽駕無情之誣誣枉極矣本應反坐念係赤貧亡賴應與窮毫無辜之龍大吟概請寬釋

謀割大宛事

建昌木子來
諱漢雲

石得王鐸三與鄒魁五原無兒女婚姻之約止緣庚子年間魁五之妻携女避亂于鐸三之家頗人閑叙有欲結親之言過此則未之或及耳鐸三無聘無媒安得以婆話為憑遂盼百年之契乎余意二左袒之言較婆話更不足據今魁五之女與婁姓締結朱陳係王錦三說合其事已定應准完配鐸三意二尚昂賴婚均杖不枉

滅倫異變事

錢塘梁治湄
諱名植

審得沈靖宇與沈鴻宇同姓不宗合本貿易稱莫逆交有年矣靖宇有子胤祚鴻宇欲得而東牀之妻邵氏有女名福姑妾王氏亦有女各三姑鴻宇以三姑相訂而不言妾出諱其所生之微也且貧富不敵在邵氏亦不樂以已女歸之康熙四年憑媒錢希賢作伐遂締絲蘿嗣因鳴宇物故家事式微而靖宇日漸殷富邵氏遂萌更易之心欲以已女代三姑是時家政悉操于外戚邵某等鴻宇嫡子國昌惟拱手聽命邵氏遂為欲奪先予之計去年某月竟以三姑許俞

某為孫媳憑何懿甫作伐先以庚帖予之未幾即受其盒禮明示人以已女歸靖宇三姑身有所屬焉得起而爭之在靖宇則惟知所聘者邵氏之女而不辨其為福姑三姑也即嫡子國昌知之妾王氏亦知之惟有敢怒而不敢言耳國昌雖不敢言以父命不可終背其詞赴縣求准存案未幾而里民鄉約某某等以通里不平等事連名具呈邵氏雖神于設計能混公道于人心乎為邵氏者既見衆口之不可掩二女其在尚未于歸從容歸正未為晚也奈何于某月某日見靖宇擇吉迎娶三姑邵氏竟衣凶服而出見彼

婦而出走者不待其詞之畢矣牝雞毒悍遂至此哉茲審原嫌驗庚帖及隣里口俱靖宇所聘者三姑非福姑邵氏所生者福姑非三姑婚姻前定豈得因貧富而肆意登更本縣採之輿情按之倫理即着沈亂祚與三姑當堂結姻早借花燭彼既以凶厭吉吾為以吉鎮凶今而後鳳雀之訟與獅吼之爭庶幾免矣俞應祖不愿聯姻福姑聽氏另擇伉儷償還盒禮之費可也邵某等均免深求以全親誼何懿甫審不知情錢希賢徇情顛倒本宜重處審無贓賄量予責懲

卷之二

刑部

婚姻四 悔親

活拆慘冤事

楊刑部 戴紳黃 許王縉 司李

審得王明宇之女順姐向許潘守魁為妻受田十畝
作聘後因守魁之父緣訟脫逃致異明宇鬻田代費
賤田既失旋欲悔親于是順姐頓歸柳姓此活拆之
控所自來也庭訊下明宇自知理曲願以所撫侄
女代之配守魁以踐舊約雖鵲巢鳩踞破旣難完而
絃斷膠聯葭葦如故為守魁者亦當返冠為婚而破
其涕為笑矣應令守魁再備聘銀四兩為酒醴之費
與其侄女辰姐完姻杖明宇以懲反覆

卷之二

五

六

卷之二

第...

婚姻五 俱婚 嫁非其偶也

生離夫婦事

平陽 司李 毛錦來 新昌人

看得鄭爾彥下體不全生缺人道聘妻李氏且八年矣名爲箕箒之婦從無枕席之歡李氏恬處八年從無怨恨之語者以有姑在堂耳姑憐其不幸能加意撫恤之且訂終養之後許其別嫁仍命于彥預立休書付與氏父李光先為據今年姑死父懷愛女之心不忍李氏之終寡也急待原約求判於縣縣謂陰陽失配誠非人倫之宜况有母命于當遵從哀李事姑有年而光陰已邁斷令伊父止備原聘之牛與彥退

資台新書二集卷二十

婚而准李氏擇配此合理順情之事也何彥乃必欲
取盈而旋有是控耶嗟乎八年真姑媳誠可憫矣數
載假夫妻實何辜焉為彥計者即不念李氏之勞亦
當思父母之命奈何無畜妻之具而懷陷婦之心豈
自恃無陽為奇貨而故欲活之以為利耶語曰陰類
之物毒而不仁信不誣矣姑念天殘廢令光全給
原聘以斷葛藤准李改嫁可也

憲極冤拆事

紹興 紀光甫 諱 耀 太 清 苑 人

審得趙志美有女二姐先年受聘六十四兩許沈天
魁為妻其時天魁未娶已先納妾而生子矣志美聞

之謂其已有嫡妻自分明經之女豈甘作妾隨欲悔
婚天魁逆料志美不敢他許乃遲之既久卜吉無聞
女年幾三十矣至去歲某月志美以女改適袁大天
魁具告該縣隨憑劉某等設席調和倍還聘金一百
二十四兩天魁自立退婚文約事已寢矣乃今未廢
其繇復為冤拆之控夫妻未娶而妾先來已處婚媾
之變局况齒臻三十而未嫁為父母者彼將何以為
情乎是志美之悔親與尋常倍盟者有間矣但當鳴
之于官或投親眾議處還原聘而後嫁夫誰而得
議之先嫁而後償聘亦謂告則不得嫁也然授人以

訟柄矣。為天魁者。設于訟。訟之後。不受聘資。不書退約。今茲之控。誰曰不宜。奈何。宿筵甫散。肺石重來。試問一百二十四金。歸之誰手。情愿退婚之語。出自何人。則其意不在得妻可知矣。然以三旬不娶之妻。居為奇貨。倘再愆期。一二十載。則岳家倍償之數。不愈多乎。天魁不情之罪。不在志美。悔親下矣。分別杖罰。以存公論。聘還諸沈妻。歸于袁。而今而後。二姐標梅之詠。可無作乎。

冒死鳴冤等事

嘉興文燈巖 諱德翼 司李 江西人

之僕也。聞其色而悅之。遂謀為妾。而實受命于主人。夫人各有偶。偶分良賤。豈有良婦娉婷。而狂奴畜為侍妾者乎。奴不足論。為主。人者。獨不念嫁前令之女。還故家之妾。為士大夫美談也。乃使王奎淫縱至此。奎徒斷沈氏離。另擇配。

會稽女子判 擬作

高寓公 諱承 嘉興人

媚娟碎玉。得巾幗誠云厲。惜燕婉埋香。莽鬚眉厥維。戎首蓋雖梁本。監鸞栖則雀啼。芳露難奢。蕙露而蓬。歎酷洵餘辜。忌奚深怪。若夫倖擁慧姿。慚情種問。駢雅固無有乎。爾語溫柔。亦莫知其鄉。鶯籠深院。携柑

之酒翻餘鷓啄芳林護花之鈴靡設遂使愁蛾隕翠
虛留怨葉題紅如哀哀越娥者吾恨恨燕客焉金屋
豈其斯嬌悵矣飄英墮溷紈扇徒爾工賦嗟哉向犢
操絃旣抽鎔裁妬耦比鴉羨以療膏盲復昧欵曲啼
顏學珍珠而慰寥寂閱斯長夜之搖魂職競不天之
種孽河東獅子薄命石氏老拳飽之百擊負腹將軍
直須來家鐵甕人以千年匪曰虐其金科庶用妥乎
瑤魄

婚姻六 苟合

子賣父妾等事

紀光甫

審得陳氏與胡谷苟合夫妻也先年陳氏夫亡子幼
家有訟事浼谷代為料理日久成姦因而妻陳之妻
子陳之子且自上虞徙居府城歷二十年于今不復
知其非伉儷矣藉屬丐戶貿易為生韓氏雖有子茂
豪非谷所自出谷乃娶妾滕氏為嗣續計在韓氏旣
恐寵妾以奪其愛而茂豪又虞生子以分其資遂母
子定計乘谷外出將孫氏轉鬻他姓比谷歸而查詢
陳氏大肆咆哮且匿其所買田契出帖而駕為姦劫
之詞訟于本府此谷憤而上控也夫姦情至二十年
之久衣食寢處朝夕與俱欲不謂之夫婦已不可得
資治新書二集卷二十

矣况排門戶册首列谷咎屋契田由盡書胡姓而稱
姦稱劫其誰信之但既賣之妾不可復返谷與韓氏
雖二十年舊好一旦反目視若仇讐有不可復合之
勢且濮上相從非天桃樓李之匹悖而合者亦悖而
離理所當然無足怪也茲既自願離異相應俯從仍
斷家資歸于韓氏田畝還之胡谷以兩平之茂豪始
而賣妾繼而匿田而又妻許其夫子告其父律應重
治姑念妻非結髮子異親生薄杖以儆

毒陷巧割等事

衡州王望如 韋仕雲 司李 江南人

趙美祥之叠告羅秉怡以買其妻而為妾也初閱茶

陵州詞及臬司原詞咸以誣告坐美祥而比其贖贖
及此番爾造對質隔別研審前在茶陵州有乞法正
倫一詞蓋羅公正首美祥之毆母今訊其母劉氏則
供美祥為親生第三子菽水盡孝不間晨昏夫母稱
子孝而公正首以不孝其偽端見矣况公正並無其
人止有老漢羅公所自州審以至於今皆堅不承認
其為他人捏告可知據美祥供秉怡為茶陵州歇家
告狀時曾主其室凡事皆託料理焉知代為解鈴者
非即從前繫鈴之人乎然此莫須有之事不足以服
其心但以居停而買妾妻即無他故亦難免于乘危

况劉氏妖冶之婦不願農家荆帚據供寧隨秉怡為妾不願歸美祥為妻則其先姦後娶不為無因此美祥之所以叠控不休也雖其前後狀詞更翻不一然總由奪妻起見情實可矜秉怡自稱有完贖救獄之功適足以張其設穽壞妻之罪相應徒儆其婦劉氏在美祥則稱覆水既不願以為妻在秉怡則稱福水又不願以為妾合斷官賣以備賑羅公所等悉屬無辜相應一體省釋

活拆髮妻事

廣信朱周望諱在上海人

審得李光正李君德同胞兄弟也君德以別案擬罪

該完贖暖若干縣票行追而君德遠遁累其兄光正拘比光正收其田價猪值等項完官宜也但其數有不敷當為曲處以足之奈何賣其孕妾吳氏使七齡長子離母病亡腹中之身謂他人位較於弟之累兄抑又甚矣至于買妾之人即其緊隣蔣貴七夫貴七與君德北閭而居豈不知吳氏有夫有子且有未生之孕乃搆光正以圖婚此中必非無故又捏君德正妻杜氏出名而杜氏回籍已久誰為押字更可笑者婚書中有從前並未來往之句自添蛇足欲蓋彌彰則其未婚之先不無苟行可知矣及拘吳氏對質則



又明前夫顯歸貴七寡廉鮮恥一至於斯若以此婦仍歸君德則大義已絕覆水難收若遂斷歸貴七則傷化敗倫義不可訓凡男子之久出不歸者其妻皆可別適矣斷離官賣以爲謀人妾妾及輕背其夫者戒蔣貴七決杖示懲光正君德不兄不弟均當究擬但念誼關手足抑法申情論令釋怨全恩姑從寬典

姦拐滅倫事

蕭山賈蒼奇譯國法典
曲沃人

審得毛通三之以姦拐控毛文也姦則真姦拐實非拐據通三所供則謂文係族侄先姦服婦後佔爲妾據文所供則謂彼自姓毛吾自姓茅買妾現有婚書何名爲姦及研訊各証則曰二人居恒相對不聞有叔侄之稱但姓則一毛各呼表字若是則同姓不宗也明矣再訊婚書何以易毛爲茅則曰避同姓不婚之忌耳夫文既知同姓不可爲婚而必欲迂迴其蹟以娶之此屬何意則其有姦于未婚之先也亦明矣再鞫隣佑諸人則底裏和盤托出蓋通三知妻羅氏與文有姦自知力微勢弱不能斷其往來故拚一婦



予之冀得金而別娶不謂身價入手諸逋待償妻既去而金弗留故為是酸心之控合于毛文名下加斷財禮銀二十兩助通三娶妻云

婚姻七 賣妻告贖

活估事

蕭山 賈蒼喬 諱國楨 縣令

審得胡貞甫有婢芸香嫁趙光所為妾原聘止三十兩光所暮年無子而怵于獅吼之聲以致芸香不安其室光所商之貞甫俾以原價贖回惟時芸香身已妊子光所曾以手書相訂約生子當還貞甫至次年果舉一子光所不惜重價購之倍付聘銀七十二

兩而芸香母始歸于趙歷今二載貞甫知其必不許贖而故為贖之之詞意在索我總由七十二金為之崇也光所不許隨有活估之控據稱子屬寄養妾為撫子而去夫妻妾何物而可以假人况一假不足而再假乎背義食言貪得無厭畀以一杖似未蔽辜倘于斷後不知悔過仍復興詞當于原受七十二金數內倒追一半給趙祇償原聘以治貪頑可也

發審事

仁和 佟懷侯 諱世錫 邑宰

看得許良華名龜棍也原籍毘陵僑居湖上挈妻李氏潛作倚門之行當有營兵某者與婦情濃流留朝

谷台新書二集卷二十

三

木子

暮除陸續花費外有銀一十二兩名雖借華貿易買則買笑錢耳因是當墟少婦居然作細柳夫人矣良華嗔其事擅太過非經官不能逐之故有是訟取據各供皆云良華甘心與婦非某強逼為妻然則抄殺之控胡為平來哉應將許良華責逐出境所欠之銀既據收錢八千文且有家伙作抵似不必再為深究併懇移明本主照軍令申飭勿令西子湖常蒙不潔使人掩鼻而過之

勢欺活拆事

蘭谿 邑宰楊玉衡諱天機 關東人

唐六一有女末字憑媒遣嫁此男大須婚女長須嫁

之常事夫誰得而禁之楊安琦或有求婚之舉然未經允諾是一路人耳奈何輒以蕭郎自命慮其出閨之後門深似海必欲阻執于未婚之先豈謂身作營兵便可擇人飛嗟執途人而呼之曰婦人遂不敢娶以為妻耶才橫無良莫此為甚因念鄉保人等為之籲息姑免深究今而後安琦當另尋破帚作對毋再窺伺此羅敷可也

掣拐拆婚等事

蘭谿 邑宰楊玉衡諱天機 關東人

童九四貧欠廟眾之物幾至鬻妻賴章瑞麟借給學穀得免分鏡之痛似屬義舉然究以二擔穀為聘憑

章貴三說合得其女過門為媳是義之所在即為利之所歸瑞麟可謂名實兼收矣既得弱女以配幼男使為公與姑者視作佳兒佳婦則受恩深處勝于赤貧之母家焉肯復萌歸去之想止由嚴氏日久生厭類加箠楚九四雖貧寧不痛此一塊肉耶誘女逃歸雖有皆恩之遺實出愛女之情瑞麟不知內省以理勸歸乃為挈拐虛詞以聳聽豈為富不仁例應若是乎本應重懲姑念鄉保原媒具息前來量開一面使瑞麟歸戒其妻曰彼亦人子也不得以二擔殺易來之故遂賤視而犬馬待之

卷之二十一

芥子園

婚姻六 買良為幾

親雪女冤事

寧國唐寓菴 諱賈堯 二字唐寓菴 會稽人

審得任某以縫衣為業兼作敬家既有張氏為妻復娶施氏為妾以蓬蔭之夫而挾妖冶之婦復有往來歇客雜處其間穢行之聞所不免矣施氏父亡母醜初嫁于梅而夫故再嫁于許而被出三適而入任氏之門愈趨愈下雖命之薄乎亦足羞也有叔施某恥穢聲貫耳為門戶羞因以親雪女冤控而任某施氏堅供在許為婢並未為妾意謂買婢作妾似高一等欲避買妾為娼賤良入賤之名也任某欲學齊人而

資治新書二集卷二十

三

芥子園

以妻妾作他人奉。非良人矣。施氏生名族而甘充下
陳于賤丈夫。淑女耻之。相應依買良作妻。縱姦律斷
婦歸宗擇配另適。

繼嗣

纂宗抄斬等事

紹興 紀光甫 清苑人

審得王寅恭之祖王求如兄弟七人其最幼者為王
鯤故絕無嗣叙應寅恭之父之典入繼所稱昭穆相
當者也乃王鯤于去年四月物故而之典反先鯤兩
月而亡未及告廟成服承統者未有其人王求者王
鯤兄王式弓之子也式弓官留守經歷殉難鳳陽求
藐孤無以自立王鯤歟負以為己子娶妻生孫二十
三年矣遂得續經從事儼然稱嗣子焉寅恭以父係
應繼子應承重出而爭之未為不可乃王之宗族皆

鯤妻周氏謂孫不可以祖堅拒不納以致屢告使
道益周氏與王求母子承歡二十年如一日不欲使
外人問之耳但查律例有云繼子不得于所後之親
聽其告官別立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寅恭承重
之說固為近理其如周氏之不願何即寅恭為周氏
嫡孫稍有違忤驅而遠之尚且一惟母命况猶未定
入繼之議乎茲據族衆處明議以地二十畝付寅恭
為葬父養母之費而求奉王鯤蒸嘗如故兩情允服
似應俯從

憲斬籍沒事

紀光甫

審得章曆之妻應氏先嫁王昂昂故無嗣立族姪王
高為繼後氏招曆入贅高不能相安仍歸本生夫姪
而入繼則猶之子也妻而改醮則路人矣王昂遺產
舍王氏本宗其誰歸哉前經親族議處王昂所遺田
二畝併山園房屋應歸王族但應氏未亡仍曆佃種
輸租以供王祀立議甚公而曆復有盜賣王田之意
故王加有籍沒之控也今曆堅供並未盜賣姑免深
求但既贅其妻復圖其產不無太忍相應罰穀示懲

資治新書二集
齊子園
據以有辭。英植之計。誠左矣。至其興。或不倫。莠言自
口。人之無良。何以風世。相應重儆。若夫嗣續之議。應
俟麟植。夢蘭有無。以親以賢。唯其所命。不得預為懸
案。

吞篡慘極事

建德縣尹李石菴諱瑛黃

王氏之故。夫汪文奇。邁年喪子。因挈外孫徐龍孫。令
曹氏子之。以慰孀媳之心。善已。惜乎不早為計。乘其
尚在。籌善策。以弭眾口。乃遷延十餘載。昨歲。帝然。其
世斯時也。不知其族內。募功之親。何以一無議杖者。
乃今襄事之後。文郁之子士濟。以伊弟士泳。序宜為

後。私鬻二孀之田十餘畝。又聲言作非種之鋤。王氏
不勝忿忿。故有是詞。據文郁謂文奇生前。曾有以止
泳過房之議。然則王氏在側。胡不與聞。即聚族而訊。
皆不能為之辭也。律文不得以異姓亂宗。是汪祀宜
屬汪承嗣也。但又載若義男女。僭為所後。親喜悅者。
繼子與本生交。兄不得出計。過逐。仍分給家產。夫義
男女。僭尚不得逐。况外祖。亦為外孫所從出。乎。繼子
尚不得逐。所喜悅。况未成繼者。乎。死者命之生者。悅
之一。且指為非類。而逐之。難矣。以非所應繼之士。濟
與尚未成繼之士。泳。擅動可繼之產。一為盜賣。一為

私搆俱何辭以逃於律。願本縣以繼絕為心。睦倫為重。概不深究。定以士泳父文奇。龍孫母曹氏。總計文奇所遺。授士泳十之六。給龍孫十之四。嗣後王氏生。養死埋。惟士泳是問。曹氏之百年。龍孫身任之。既不亂宗。又不奪愛。庶為情法兼至。而兩得其平者乎。為語文郁士濟。果為其子弟。尚訓士泳夫婦。克盡子婦叔姒之道。以無侮。繼以寡婦心。使其官不家。政自專。為父兄者。又從而侵。之則適中風波之口。他日賢能之擇。未必不執。以有前翻前案。而重事更張。是若輩自取之矣。抑本縣更有慨焉。今之所謂承宗。

是一篇
勅世文
勿作識
既讀

大半為爭產計耳。設無嗣者。家徒四壁。將望望去之。君將挽焉者矣。又今之爭產者。名曰爭之。實為破產計耳。得隴望蜀。家開庭爭。因是以有戶族之賂。因是以有酒食之糜。因是以有與馬之泥沙。因是以有教唆之乾沒。即果得十分先已去其八九。亦何利益之有哉。為文郁士濟士泳者。皆當牢記本縣斯言。勿使不幸而中。

撫孤

勸家滅門等事

平陽 司李 毛錦來 諱 新昌 人

看得楊萃之女嫁與劉文之侄劉官為婦。官天楊氏

資治新書二集卷二十

三

木子

遺腹有姪子產母亡官稍有薄產眾議撫孤文倚伯父之尊萃恃外祖之親各持其是反致猜嫌夫撫孤美名也然爭則危矣爭而速之丁獄則愈危矣據中親之議曰爭者拒之不爭者許之乃以託孤之事屬之文弟武焉誠至公不易之論也當官立約應與准從文萃忘親嗜利虎視眈眈心可誅也各杖不枉

積惡匿東殺孤亂倫事

毛錦來

看得王堯臣王襄用之侄也堯臣之父王懷節係懷用胞兄於順治九年間以事犯流徙家產籍沒僅遺一子堯臣年方二歲託懷用代撫懷用不負手足之情愛摩鞠育視如己子今已十二歲矣且為教讀婚聘恩未有艾也堯臣亦依依懷用之側視叔如父問以詞之之事茫不知其所自來也及詢鄰佑干証人悞覩莫測影响更可恨者懷用之兒及女乃同胞兄妹誣以姦可謂忍心害理之至矣明係里中巨惡覩鏡憚用可資欲為漁獵之計又懼憲臺之法度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有如數日清霜故不敢明目張胆以行其惡假捏孺子之名爲含沙影射之訟以試其術之可行與否耳各請註銷仍乞飭行平遙縣密訪匿名巨棍據實揭報盡法懲處以除民害可也

燈蛾投明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司李江寧人

李景宏李景堯同族各房之兄弟也景宏從弟景與物故遺孀楊氏子圖孫羅仔二人據供楊氏與李景迎嫂叔通姦穢聲昭著堯以隔房之親仗義執言正綱常敦風化逐其婦而撫其子誰曰不宜胡爲乎恃李結黨將揚氏逼嫁遠方得財禮銀二十兩瓜分又

將田產籍沒輪管收租俾羅仔圖孫爲人牧牛幾同乞丐逐婦沒產不由官而由族不由親族而由遠族景與造何孽于生前而催此重罰于身後耶真可謂魍魎晝行者矣更可異者身爲悖義之事又恐不理于人口每圖先發制人致景宏奔控憲臺不得已也蒙批卑職訊理據其狡口幾致蒼素莫分隨將兩子隔別研訊其最幼者爲羅仔年纔舞勺畏景堯如虎狼屢鞠不敢道隻字職憫其孤苦躋之堂上撫其頭角而以婉誘誘之始云嫁我母而瓜分財禮者景堯也言甫出口而身隨發棘且囑令勿言言必死我迨

職痛懲景堯，暴其罪狀，有不可復過之勢。而長子圖孫始長，號痛哭于二門之外，誓不與之共生。于是景堯之奸惡始和盤托出矣。楊氏既經遠黜，覆盆之水難以復收。其所籍田產并所嫁財禮，應于景堯名下追給圖孫羅仔俾耕耨度活。二子他日稍有不虞，卽屬景堯謀害許族眾鳴官治之。景堯依律徒杖，從寬典餘屬株連相應省釋。

覆審得沈彥范所買墳山，其是民業而非宋陵前詳已悉之矣。非民業何以輸納條糧，非民業何以官給由帖。非民業何以周倪展轉貿易，曾經造墳而喋無一言。況有小山相隔，界限井然，絕無兩可之迹。且今復加研勘，沈墳之外尚有陳墳在焉，亦係民業。不聞趙氏子孫以盜葬皇陵告也。但彥范始而營葬，繼則議遷，且議遷復在鳳岐官縣之後，迹似有虧致煩憲駁。今查彥范之妻原係浮屠，未及資氣，又係妻棺非同怙恃，既無不可遷之勢，亦無不忍遷之情。且謂方營馬鬣旋角鼠牙，此土應非吉壤，故自願他徙。以另

覓善地初非本府斷令勿葬使之趨避皇陵也陳鳳岐以多事擬杖罪無可原其地應聽沈生執業或仍造葬不禁也

法斬大患事

紀光甫

審得郭某假席上之名其衣冠之真贗莫得而辨者也諸暨智度寺之旁有隙地可葬事徐壽妻亡謀之寺僧覺海而權借其地其葬否尚未可知而鳳儀突起難端謂此地關係縣治來龍啓之必有死喪回祿之變訟縣未畢繼以控府夫使葬之此地果不利於居民則暨陽烟火萬家起而爭之者應不止什伯

墳墓一爭墳

盜葬皇陵事

紹興 紀光甫 講 羅 太守 清苑 火

審得陳鳳岐會稽縣民也十八都之地有南宋六陵在焉度陵之前越半里而遙為周之瀚祖遺墳山翰於順治十三年間賣與倪會紹營墓曾經治壙但未下棺後因地窄而多石不可以安二塋遂轉賣生員沈彥范浮厝其墓乃鳳岐借端居奇突以盜葬皇陵首縣訟端既開而彥范等多人亦因之互訐不已今查此地坐落淡字號周姓輸糧已久由契縣册一一可稽復委官踏勘與南宋度陵尚有一山之隔設此

地果與皇陵有礙則倪姓造墳之日何趙氏子孫寂
無一語何待今日而突出他姓之鳳岐發此大難也
其為多事已甚法應杖懲至沈彥范之妻棺既處近
陵之地應別嫌疑聽其另覓善地以葬息後日之訟
端可也

人矣何僅一鳳儀為難乎且謂尤不利于儒學今審
鳳儀為仁和縣禮生其真偽姑不具論即使果真諸
暨儒學何與仁和禮生事而突起爭之豈堪與形勝
之說即隔府踰江猶能為厲乎片言之下氣餒而口
塞矣究其所自實因負徐米銀索之成隙借此為逋
賴計耳無耻已極重杖示懲

違鑿人命事

穎州 刺史 喻念茲 韓三畏 關東人

審得張文與朱又新向為墳山結訟經縣審明斷又
新移葬餘山亦可相安於無言矣若之何復有此控
况其新遷之處與張相去頗遙該縣勘明並無傷碍
資治新書二集卷二十一

乃復增情誑上為鑿犯兩命之說亦何荒唐之甚歟
豈欲于茲山之宅獨擅其鬱葱而人母之棺不容于
窀穸然後快于心歟健訟餘虛杖不為枉

拋骸異冤事

豐水方邵村諱亭成縣尹

審得江三六之祖墳坐落戴冕祖墳之後今年寒食
之日冕等築土加墳此常例也三六嗔其取土近在
墳邊而且慮彼馬鬣之日高致此牛眼之漸下是誠
過計矣以致兩姓相爭江先控縣戴復憤然上愬而
且捏為拋骸鑿塚之詞非兩造均有徼訟之癖當不
至此是宜並杖

親強違滅事

李鄴園

審得王紹興向為山寇會索餉于寶巖寺僧元址此
往事也寶巖寺者乃宋時馬宦特建置田飯僧而其
墓即在寺側松楸鬱葱責僧世守此乃清淨焚修之
地非左道之可以混入者也紹興投誠歸農忽倡販
依茹齋之教往來寺間以致僧人控縣冀免目前混
擾且報疇昔索餉之愆該縣責而懲之紹興啣恨于
心圖奪巧以報無由也于是唆馬常告元址于縣而
使徐景七証焉景七紹興父也夫常之所以控者蓋
指寺傍之墓為祖隴被僧元址殘毀之故今查馬氏

子孫有自然夏麗二派向住東陽距寺墳二百里歷年拜掃收寺租以備蒸嘗即馬承祖馬思傑等是也馬常乃永康安田之馬向來祭掃收租皆不得與其非正派明甚何以突興此訟耶即所控毀碑盜墓承祖等供並無此事夫人未有不自愛其祖墓而反左袒于寺僧者常之控也其為紹興嗾使無疑而紹興之為常計者欲冒其族以為後日管墳之階承祖等知之故辨其真偽不得不力也馬常紹興相應並杖而于寺僧元址亦不能無議焉縣勅伐木是真雖藉為修寺之用但喬松古柏廢底攸關而擅加摧敗是豈當日建寺守坐之意乎併杖示儆

挖骸殺命事

杭州許漢昭諱天榮別駕

看得顏殿十五與顏二七墓母墓父先後不同雖均是有分之山實歷來公禁之山也殿十五當日墓母不使人知殿二七恐有阻撓亦復私葬其父鬼域行藏皆不可訓殿十五以新舊墳塚相去匪遙疑及侵骸欲令殿二七遷葬夫同是有分之山殿十五既可葬母殿二七獨不可葬其父乎合斷兩家已葬之骨永遠不許改遷殿十五作俑于前殿二七效尤于後均非省事良民各予一杖以戒將來

墳墓二傷墳

為殺叔籍典事

李鄴園

審得黃家振與黃一堂乃同祖再從之兄弟家振于上年某月某日葬其父于祖山之左遵遺囑也然去祖穴大近稍于龍脉有關夫卜牛眠以安魂魄固屬孝思然亦當籌及于通族之所利乃一經破土即為族眾阻撓于親安乎黃朝禮乃一堂親叔于是年某月日病故其與阻葬之事絕不相蒙而乃謂炮傷肋斷致其死命則不情甚矣今家振雖憑眾議不願于此處造墳而起釁之咎難免一堂亦自供病故不願

以叔屍就檢而誣告之罪安逃並杖示懲庶為平協

蠹烙事

蕭山縣令賈蒼喬諱國植曲沃人

審得朱世鼎忍心而健訟朱世鼐亦子矜而多事者也鼎鼐與朱世臣為同父異母之兄弟其父墳山與王自省墳山連界王之晉山人曰劉四者偶因伐樹悞傷朱墳世臣即出而鳴里眾議以悞傷情真而劉四貧人逸山王代銀四兩為設祭修墳之用世臣叔銀自備祭物磚灰方在修葺而鼎鼐等輒欲從中射利毀其磚灰不容修葺鼐告縣鼎告府又復連名控道此王自省亦以蠹烙控司也夫劉四傷墓而山王

資台新書二集卷二十一

七

代為賄修可為畏罪引咎之至矣且其罪止于賄修
無重辟也而二之疊控何為况世臣嫡長也鼎鼐庶
孽也嫡長無言而庶孽嘒嘒不已殊不可解即謂子
無嫡庶孝思則一豈修墓者為不孝而毀其磚灰故
暴父棺者反得為孝乎除墳墓已經縣斷修完外劉
四伐樹不慎實為禍首應與世鼎分別擬杖世胤因
係子衿罰穀示懲

墳墓三 掘墳

千古奇冤事

嘉興文燈巖諱德翼
同李江西人

屠猶龍謀佔陸傲孟堯父之地以致起棺于窆燬骨
揚灰棄之大海孟父向辜罹此荼毒死者含冤生者
髮髮誓在必報義不共天攻按律必未載此獄前之
獄者比附于殺人造意之例準遠部奏聞庶幾信獄
矣憲臺明悉猶龍造謀但疑燬屍者為屠養蘇是日
猶龍不在又以是夜傲孟聞變往探不即窮其下落
為疑行按察司批職等再審職等明刑者也敢不求
為明允以報今敘猶龍造謀之始未實非倉卒之圖

夫傲孟買符姓之山已八年矣上年三月初六日動
土十一日葬棺經營六晝夜非移棺突來者比也猶
龍于本年二月買姜姓之山適當陸墳之下瞻視審
顧以真穴落在陸地而圖兼并之時傲孟已經卜吉
不可埋爭不可情求惟有勢奪而已矣猶龍世族傲
孟一單寒子於勢不相敵也遠矣原心誅意猶龍當
買山之時日中已無傲孟況其後乎故乘孟葬事方
竣下山會食遂令屠養菊率某等四人起其所葬之
棺以去傲孟遙見火光聞人語急往跡之而棺已不
知何在當是時也傲孟防人之智淺禦敵之力微使

即明見諸克拋燬彼眾我寡若欲爭之徒以身殉耳
況未見乎故厥後斷髮破額捨地呼天以求救于有
司情理止當如是故此時而責傲孟曰汝何不即寃
下落此萬萬不能之事也初經黃知縣嚴訊養菊計
無復之乃愈出愈奇掘亡侄屠朝陽之骸骨以愚傲
孟而欺問官又復委星不全滴血不入及至再加刑
訊始不得不吐露真情供為賜灰入海矣設假骨具
備傲孟墮雲霧中一經冒認則諸犯之京狀不顯猶
龍之殺計不明職等于斯而嘆有天道也今養菊與
陶九先後腹斃猶龍以屢鞫不在山盡以其罪卸之

養菊曰我不知情也以職論斷養菊雖強悍一莽吏
夫耳猶龍富厚力能指使之不然一不然守山之貧
漢為誰辛苦而自干此不赦之條也今猶龍曉曉置
辨以不在山為非造謀職等正以不在山為真造謀
也蓋猶龍所買之地與陸地相隣使當時一來睥睨
傲孟即知為謀穴計鳴之于宮一審即決何俟葛藤
至今猶龍造謀不如是之拙也居家不出暗地指揮
如何布置如何滅迹養菊等係若走犬敢不惟命是
聽故曰猶龍之造謀正以不在山辨出也猶龍坐辟
其何辭焉職等又再四推諉死人之骨與生人之命

養菊集

芥子園

終有間也今加功之人已死尚辟猶龍毋乃已甚乎
然亦勤思之矣人非大逆無道何至戮屍即使大逆
無道戮屍已極何至賜灰入海也屠氏之于傲孟有
何深讐不過快聽堪與家言貪其吉穴耳然慘毒至
此而不辟之則律所載開棺見屍者絞不幾淡文歟
以職等管見推之則猶龍之造謀實真猶龍之造謀
既真則猶龍之擬辟不枉也餘犯某某等俱無疑義
相應悉照原擬要之此一案也孝子傷心路人切齒
情浮于罪律窮于條查律內所載若斷罪而無正條
引律比附應加應減轉達刑部奏聞以定其罪前會
資治新書二集卷二十

資治新書二集卷二十

罪

芥子園

審已經拈出。祇候憲裁。

亂民掘燒父屍等事

杭嚴黃口曰諱鳴俊
兵憲

審得堪與之術害人多矣。然未有若屠猶龍之酷信。此說而造孽之深者也。陸倣孟先買之山。與屠猶龍近買之山。繡址相錯。猶龍垂涎吉穴。眈眈啓疆。倣孟未之允也。鳩工開築。以示不售。而猶龍掘燬之。謀動矣。陰嗾屠養菊。糾夥某某等。於三月十一夜。乘倣孟奉父入窆。不憚抉其穴。碎其棺。播遺蛻于蔭壇。而以飛灰付之海。若也。慘矣哉。迨倣孟控縣。鳴冤該縣。根究不已。養菊等計無復之。乃另掘他骸以應。及查骨

植不全。滴血不入。再加嚴拷。始有颺灰入海之實供。訊從前所掘者。誰氏之墳。則猶龍嫡侄屠朝陽之骨也。豈此時猶恋恋于吉穴。希圖葬入原墳。不得于己者。而授之阿咸乎。倣孟此時飲痛終天。恨不力刃此輩。為地下洩冤。而復見其詭謀百出。過作翻案之虞。髡髮徒跣。曩糧入燕。叩九關。以圖必報。真無愧于春秋。復讐之義哉。據府廳晉神質審。當養菊移棺殿骨時。猶龍委不在旁。然營買地者。猶龍圖葬。祖者亦猶龍。養菊不過一看山。族人耳。非受指麾。誰敢構此大難。恐難以局外閒挑。為巨惡。猶龍開生路也。按律止

有開棺見屍並無燒滅之條。且焚一屍復掘一屍前
之艱揚者。何辜。後之拆碎者。又何罪。竟慘殊常。詎容
輕減比陽謀殺。殊不為恭。雖云養菊陶九。相繼填獄。
似可准抵。而權衡出在聖明。非執法之間。官所敢輕
措。詞者也。

芥子園

坟墓四 欲伐墓木

盜樹剖墳等事

平慶程質夫諱先達
徽州人

看得李芝芬之與李桂等皆共祖同宗之人也。墳墓
原在鄉寧。芝芬等則係民戶。故歷來仍住湘籍。李桂
則係軍戶。故隨屯遷居臨晉。雖桂身以上七代之骨
未歸首丘。然而埋冢一塚。實為李氏木本水源。非若
郭翰之認汾陽墓也。但經年寒食。不飛蝴蝶之灰。故
兩地兒孫莫痛鴟鴞之棘。李芝芬等日就衰薄。因衆
戶丁糧難完。官司追呼緊急。議將墳地栢樹十一株
賣與生員賀璠。取其值以為贖補之計。李桂聞之所

以有是控也夫墓門不許樵採固曰賢者之孝思然
國課無可支持亦是貧民之苦惱已賣者不得過而
問焉未伐者則猶可及止也永應蓄禁以安存歿賀
璿擅置墓林朴賸以警李芝芬等貧窮無柰念為輸
官所迫姑免擬

豪蠹飛屠爭

紹興紀光甫清苑人

審得顧某刁民也十四年間奉憲搜採戰船桅木某
山有松木二株雖去墳無幾而實另為一界因其合
式可用現年黎皞與壩官馬喜才協同里總廠匠驗
明砍伐解寧波府船廠應用此軍興苦役誰願易之

皆出于不得已也乃某則謂吾山有木官烏得而知
之非現年之報不至此隨以益木漏稅等情越首工
部差拘滋擾致黎皞激而上控又復冒籍錢塘設圖
隔府牽制夫官封原與私砍不同軍需亦無權稅舊
例含有司而告南關諱紹興而冒杭籍皆鄉民狡黠
之尤者雖臨審求息仍應薄杖示懲

伐塚大冤

平陽吳亮公諱思光太原人

看得樂安二十七都中華巷後歷塋武氏墳塚子孫
世守無異夫有墳則有山有山則有不非武氏主之
而誰主乎乃左右居人以武墳在官山之下芻蕘可



以不禁武彞生等遠在郡城，樵採逾界，莫可稽咎。卽陳述四等相詎，匪遙指爲砍伐山木，似亦無據。但觀遜四出頭狡辨，稱係官山武氏不宜據爲己有，則剪伐知情不言可喻。不然卽是官山何與彼事而爭之甚力耶？法應擬杖，念事在赦前，相應寬免其墳山一帶樹林，無論官民俱不得擅行砍伐。

勢謀鎖詐事

撫州太守 劉黃中 諱班 瑣平人

看得陳顯二七住鄒姓之生屋，看鄒姓之墳山，因張姓墳山與鄒姓相近，亦復代爲照管。鄒張二姓雖宦族平民之不同，在顯二七則均是看山之主也。張姓

山木卽非顯二七私砍，亦難辭于典守之責。乃悍張云四等盜伐山木，當時既未執獲，詞內中証間有供與相同者，又皆云出自顯二七之口，其不足憑也。明甚張心二具呈，照幕固屬不揣自啓，釁端彼烏知鄒姓之欲騙無由正藉，此爲居奇之柄乎？鄒循九既藉伊叔孝廉之威，勒寫張姓田租六百五十斗，鄒某復欲逞其青衿之勢，索詐牛豬衣服等物，其心尚知有公論乎？不正其名，爲詐賊乃巧其詞曰服禮，豈三尺之法，寬于勢豪而獨嚴于編戶耶？鄒某本宜中禡姑從寬政，追贖給主擬杖示懲。鄒循九狐假虎威，均應

杖張心二四不忍小忿貽累全家併杖以儆其後
田產一爭產

屠儒事

金華 李鄴園 諱之芳 濟南人

審得蔣汝仁蔣向舜蔣德怡迺源一本其祖蔣深所
存遺田十畝均拍分與兩房尚舜係長房之支汝仁
與德怡則次房之胤也分房歲祀歷有年載乃至今
日紛挐未已者何也蓋其中有膳田賢田之說不明
而鼠牙雀角之訟頻起今汝仁尚舜之言曰此田祖
孫與二房承管以供祭祀而約中所載有勸儉耕種
等語德怡之言曰此田祖孫以養賢凡子孫入庠即

得承管而約中有奔憤讀書以無負養賢之意等語
德怡去歲青其矜故欲起而有之孰知此田已為汝
仁尚舜于七年某月內憑中受價賣與明經張燧為
業矣但兩造之爭辯無憑而祖遺之墨券可據今約
中止言力耕不言勤讀想當日遺田者深知硯田筆
末自獲膏腴必不似田舍翁多收數斛麥耳德怡今
日之一爭殆非乃祖之深意乎若汝仁尚舜之可議
者其先人之田遺以奉祀世守而未嘗讓以售人何
為竟爾墜廢使春薦秋嘗闕焉不享是則可杖以掘
祖氏之恫乎

誣盜殃民等事

平陽司李毛錦來新昌人

看得曹某乃曹志猷之胞弟也。猷無子而家計稍豐。李有二兒而一貧如洗。故覬覦其兄之身後將琴朕而砥朕矣。猷以已地一片出賣與武進士李弘寶為業。李以為是兄之物實已物也。見寶築墻力爭無狀。寶控於縣縣尚未審而某遂聳憲臺夫志猷無子固有兄終弟及之義。然一息尚存李不敢過而問也。今將欲拯兄之臂奪其地而不得。反遷怒於受地之人。貪而且鷙。一杖不枉。

斬蠹事

江寧太守陳大亨諱開虞

看得張有信以久繫難完之賊。行揚徒加立錐已絕。伊親葛時華等捐膏腴以助之。因向田鄰戴某求售。其受其券而吝價不與。無怪有信之控縣。其不自悔而反捏斬蠹虛詞。上控憲臺蒙批如虛。反坐業已先燭其肺肝矣。夫有信以婪賊禁比。幾至刎身。某不能助而且並及助之。人謂其貪橫加于衙蠹一等矣。噫。豺虎食人事之常也。人食豺虎實為僅事。如律坐誣。自是允協。姑念承認吐價。量從杖警。

僞屠事

杭州佟昆璧諱因瑜

審得張一敏之父張汝篤於萬歷年間將田若干畝。

執貴與張德霖之父爲業。則物換星移。久成往事矣。向丁收租過戶之時。汝篤曾勒寫議約一紙。內有老鷹塘田三石一斗。不拘年月遠近。許原主回贖。其後三石一斗之田。既遵前議回贖。訖又于議外再贖八斗。是已踰得隴之望矣。奈之何贖而又贖。必欲全歸趙壁。而後已耶。在汝敏之曉曉不已。而先控縣者。惟執議約爲據。及細閱前約。則亦許取贖之句。乃係續添。並非原筆。噫。是可欺也。孰不可欺也。夫交易總屬一宗計。田又非二處。如其許贖。何不一筆直寫。又安用旁註爲哉。况蠅頭字跡。與大書直書者。絕不相同。

惟其蛇足之綴。添致令畫虎之不類。欲藉此爲強贖。張本似此糾纏。凡人尚可置業乎。及面加剖析。一敏亦無以置辨。而于証張元乃代以找價。請此其真情。之暴露者也。失業經兩朝。滄桑疊變。乃欲以清朝之民。而找明朝之價。有是理乎。除不聽外。尚加杖儆。

爲憲斬事

李鄰園

新台新書 卷二十

庚

林詳園

智者寺僧道化于順治四年間有張協鎮者出銀二
十兩買張明肇之山一片布施與道化為焚修之資
夫既以兵官之勢臨之其于交易之間非出二大
公至止也明矣宜其退有後言而致為今日之控也夫
道化長齋繡佛本應四大皆空猶留連于一片青山
恐亦難稱解脫况又因張協得之彼現將軍身而
說法者豈盡能以黃金為作祇園善事耶今斷
我價四十兩以補前虧擬道化一杖以作棒喝

勢虎慘戮

與紀光甫壽人耀

審得去年臘月某日郡城慘遭回祿居民歲暮流離
此本府所目擊者城南有石建牌坊為故相國呂文
安之遺蹟煨燼之後兩柱摧崩其不絕者如綫途人
之過其下者咸惴惴焉有身命之虞羣里之人議毀
坊以圖安穩一唱百和不俄頃而為平地矣呂氏之
後呂帥敬等以百年芳跡一旦烏有未免過而心傷
許訟府廳亦情有不容已者但倡議者原非一人附
和者亦非一姓既非讐呂以報怨亦非盜石而營私
天災之後繼以訟累孰焚子遺奚能堪此此林茂等
有慘戮之控也然不咎居民終無以平呂氏之氣蓋

其罪不在毀坊而在不與聞于呂氏是可罪也至若毀危坊以便行旅文安有靈當亦首肯其廟貌豈忍坐視子孫與桑梓為難乎同事多人罪難遍及詢其首先攘臂者咸曰張十姑杖十以徹其餘至本坊基址尚在呂氏之後昌大有人重建未為晚也居民無得侵佔

豪謀叛殺事

撫州太守劉黃中諱五增宛平人

傳同祖之復控黃湯五也總由于田房找價終不滿欲而起同祖臨川宦裔崇仁遺產于順治初年間售與黃湯武為業迄今二十餘載如果價值不敷何妨

贖回別賣既不脛價取贖又復登控求找豈人偏愚而我獨習乎抑昔日之產為賤而今日之產反貴乎况傳家墳山與黃生置產兩不相涉復捏墳破山此希圖聳聽黃錢八供吐既確同祖其何辭以自解也獨是張天儀張萬邦于同祖固有甥舅之親于湯五一亦屬朋友之誼排難解紛自是正理因端唆讞豈是人為姑念傳黃二姓構訟無已滄苔以敗合令立約處息水不許再生枝節以全各人身家可也

勢拋福骸事

劉黃中

唐洪之與張某構訟也總因福唐寺之檀那而起其

餘波瀾盡屬蛇足。查寺譜肇建乃唐氏之祖所創。而額曰福唐者。取福庇唐氏之意也。後張姓之祖修飯堂。施齋田。亦有功于寺。遂以檀那自予。因改寺額。易唐為堂。亦製刻譜為據。夫一寺兩主。開世世爭訟之端。是作善于一時。而遺害于百世矣。應將寺宇專歸唐氏。其張姓施田。仍令收回。或轉售。或別施。聽其自便。張某歲取僧銀三兩二錢。非真好善樂施者。比杖以懲之。

五虎飛嚼事

耀州刺史劉天如諱元溥清宛人韓成甫買陳黃俚絕產一片。自元年成交以來。黃之

甲并未稱爲己業。迄今造房而業主突然出矣。甲雖執明末私約一張。而所鈐又是本朝之印。真偽其足辨乎。念係貧生。姑令韓成甫出銀二兩。給有佷以爲膏火之資。其約弗究。從來總令銷毀。杜患可也。

抗斷盜當事

蒲州侯容菴諱康民刺史海門人

看得物必先腐也。而後虫蝕之。李善四與其嫂黃氏。家庭不和。親族乘隙。此周主六等。得以播弄善四。挾騙黃氏也。夫營債勢債。非萬不得已。何可過而問焉。善四雖爲娶妻計。亦向至始。而營頭既而勢宦輾轉。借貸必底于鵲巢鳩居。而後已。乎善四典房而黃氏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不能獨有其居矣。摠之主六。與黃氏屋宇相連。主六
寓目動心。正在計賺。無由善。四至。愚所以墮其術中
而不自覺也。合斷善。四立辦。前銀。取回。當約。原房。仍
令黃氏承棲。亦曰毋毀我室。為伊寡婦之利云。

山蠻滅法等事

杭州王鼎臣諱東人

看得竹商柳雲等。與餘邑農民丁思亨等之許訟。起
于爭堰。已非一日。先是亨等具詞于縣。請遵古制。農
隙放竹。通商農忙。救田轉碓。該縣如其所請。即為通
詳議。以夏則堅築。秋則開通。署府趙郡丞兩審亦從
此議。既已民遂其求。商安其業矣。乃餘令旋忽改稱

誠恐商民爭兢。不若令賣竹買竹者。俱于雙溪水次
交收。詳奉憲臺批允。張示遵行。不應復有異議。詎雲
等終以竹不由水立碑病商。故有山蠻滅法之控。上
于憲轅。遵行提訊。備悉前情。今欲使商民兩安。莫若
仍循往例。而畧為斟酌。于其中濬田宜于耕稼。方殷
之時。每歲自肆月初起。至玖月貳拾日止。開堰以利
農工。運竹宜于收成既畢之後。自玖月念壹日起。至
次年叁月終止。開堰以通商。業然放竹。不許零星。恐
致水隨竹下。阻塞溪流。多不便於轉碓。但當集竹既
多。彙成數次。運放。庶無前虞。至每年修築堰堰之費。

春夏責成於民，秋冬責成於商，不容誣也。請將原碑行縣改刊，以垂永久，安商民而息訟。巽統俟憲裁。

群梟食民等事

杭州太守王閔臣諱

看得杭城米舖例向市河商販買米轉賣民間，米商投牙之後，舖商兩相交易，牙人從中評價，然後量斛。脚夫持袋張纜，船戶水手為之運載，米商以米酬之。自明時迄今，其來遠矣。在米牙雖云納稅，其實歲費無多，不過議價舉口之勞。又舖戶赴河買米時，供給一食之飯耳。至于脚夫，則於舁米之時，張口袋纜口袋，亦不過舉手之勞。雖借當官舖夫名色以為口實。

而其如當官值夫例給僱價，又尚有三行五壩與各橋埠同值不止一張袋纜口之脚夫也。若夫船戶有船覓利，水手出其辛勤為之運米，皆非藉本營生此等陋規，皆出私創，乃居然作牢不可動之承業。而牙人脚夫每恃衆擎易與，競相爭執，侵剝商民本當盡行革除，以懲萌估私派之習。但念相沿已久，而米商亦復稱便，今就脚夫或玉與牙人施聖新等互訐之詞，遵批查訊實據，賜供米商賣米一石出米九合六勺內買牙得二合九勺，張纜脚夫得一合七勺，船戶得二合，水手得三合。此向來所謂關頭米之陋規也。



其張縵之米因當官勞逸之不齊致增減多寡之不
一或一合五勺或二合或一合七勺俱隨時變更而
戴玉等以不敷請益不知米雖出於商人商人寧不
因此而增價以困舖戶舖戶亦因此轉賣以多取于
民間則商民均免無益之費矣况以零星石計則
似少而以十百總計則甚覺其多也當庭面酌每米
一石牙人原係二合九勺今量減為二合五勺張縵
脚夫原係一合七勺今量減為一合船戶原係二合
今量減為一合六勺水手原係三合今量減為二合
六勺此三行者以無本之業得此亦足資生而商舖

無一語
事不
從民
起見其
善理
在官身
而說法
者乎

既減其值則易於貨賣民間未必不受減價糴食之
益矣甲府原從軫恤商民起見倘蒙憲鑒允行請賜
申飭嗣後如有恃強暗增及借端勒索有害商民者
許即呈告以違禁嚴拿究革不許復充此亦通商利
民之一端也至若捕廳議於各項中抽減一合以增
張縵之詳不特聽審原供有兩邊不服之語終恐各
雖減衆實加價於食米之民矧張縵之夫有何費本
難償獨欲求增以厲百姓似毋庸置議者也其褚允
和等俱係米舖貴買則貴賣或增或減風馬無干續
控一詞本為左袒米牙旁助以作應援耳法當懲戒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姑與其餘稟從寬政

牙稅朋奸等事

杭州玉剛臣諱遼東人

會看得張纓夫戴玉等與米牙施聖新等互訐一案先經交控憲臺飭府查審深知此輩為商民之蠹祇緣相沿已久免事更張就於兩造及船戶水手每米商賣米一石其得米若干云云意在歸商便民而息爭訟已奉憲允曾未幾時米牙復構棍劣托各舖戶請以減米歸牙遂至玉等再控自春迄今絕八越月而反復訐告已如此則知陋規一日不除訟端一日不息彼增此減不特爭利之熒衷難泯而亦無此等

典章茲遵憲批隨經公訊據其所供並未奉

二三百

年之積

弊一旦

削除每

歲為商

民省百

萬金錢

仁人之

利溥矣

且商民增困况把持行市與市司評價不平皆律例所禁而國法宜究者也自難因循含混致與成憲有違合無自今以後凡在市河米牙張纓夫船戶水手等從前借端索取陋例一槩革除請示嚴禁不許復行庶遠商之血脉既疏而近民得免貴糶之苦固弊盡剔大法始彰至于舖商買賣各隨其便如有不遵立拿重究仍行枷示毋令群小再輕三尺可也

資台新書二集卷二十

奎

林子園

二孤奏冤事

衡州王望如 諱仕雲 江南人

審得陳長宰陳伽蓋兄弟所告王積寧等欺孤凌寡一詞初閱不勝髮指及拘兩造對質則有大謬不然者長宰之母業已再醮王汝棋二子與母同居視王猶父是孤其名而不孤其實矣汝棋妻陳之妻子陳之子田陳之田戶陳之戶不免太享其逸此陳門至戚王積寧等之所以不平也若果有累孤之情汝棋何妨代為聲說乃故用二稚出名豈非以孤寡二字易聳憲聽乎孰知孤者不孤而寡者亦並不見其寡也利人之有拒人之求而猶自名為保孤恤寡其誰

信之據所告止爭數斗糧耳隨經行縣命積寧等出戶勿復再受累孤之名汝棋巧於煅煉恐非終利孺子者杖之以壯孤援

誣盜殃民等事重出

平陽毛錦來 諱 達 新昌人

看得曹某乃曹志獻之胞弟也獻無子而家計稍豐幸有二兒而一貧如洗故覬覦其兄之身後將琴朕而砥朕矣獻以已地一片由賣與武進士李弘寶為業某以是兄之物實已物也見寶築墻力爭無狀實控於縣縣尚未審而某遂聳臺夫志獻無子固有兄終弟及之義然一息尚存孝不敢過而問也今將欲

拯兄之臂奪其地而不得反遷怒於受地之人會而
且驚一杖不枉

急救萬命事

毛鉞來

看得張國光王如舜等因築堡城借某舉人之地就
便取土工竣之後雖經填平仍復被水衝壞以致糜
耕賠糧是與未填等也致某呈縣而如舜等遂紛紛
上控本府本道兩經審明斷令再行填地以息爭端
亦可謂情法兩平矣才民健訟尚自喇喇何爲耶卽
使初斷不服亦當就事論事何至開單揭款故犯
新令之所禁耶且使某惡果直卽拍一二事亦未始

不可暴其罪又何至聯篇累牘至三十八款之多幾
至閱者目眩心搖如一部廿一史不知從何處說起
光等惡習一望而思過半矣其所開三十八款中大
率交易之事居其十之七八人命債筭居其十之二
三其所謂交易者則某件件執有稅契印約使稅契
印約而不足憑也則天下之交易皆可危矣其所謂
人命不曰苦主無人則曰兇首不在使無苦主兇手
而卽可以人命列款也則廟中死丐路傍僵屍皆奇
貨矣其所謂債筭者問有溢額之收帖否也曰無之
問有憑筭之中親否也曰無之使無收帖中親之可



據而遂指人爲債筭也。則天下之緩急相濟者皆可
不索索亦可以不償矣。更可笑者究其事款之年月
遠則明朝之末季。近亦順治之初年。而總無一目前
之事。究其被害証佐。不係王如舜之同宗。卽爲張國
光之親黨。而餘者亦皆築堡同事之人。天下之誣妄
雖多。從未有見有如此之甚者也。如舜國光等本應
反坐。但審某父子一舉三衿。皆在名教之列。代爲叢
怨。不若勸以睦隣。且數畝薄地。偶一屏耕。未爲大害。
何遽置人於縣。以激衆怒。恃勢凌人。亦見一班矣。與
國光等分別杖。儆以爲喜。訟樂爭者戒。

田產二 爭家私

朋謀吞殺事 駁語

青州周棟園 諱亮 工守憲

張無憂真智人也。嫡生二子。妾生二子。分產之後。妾
又生一子。張元業等年既幼。小復係庶出。無憂若不
厚分嫡子。則妾子無遺類矣。嫡子得二大分。妾子共
得一分。無憂猶慮嫡子生心。復于分書中云。卽妾再
生一子。亦與元善元會無干。幸而分後。妾只生一子。
使果生一子。亦將聽嫡子。攬二大分。十子分一小分。
乎爲此言者。不過慰弱妻之心。防嫡子之妬耳。故知
張無憂真智人也。張無我。所供妾生之子。不才不能

受業是以不肯平分查分產之時元業尚各小秋元
芳尚各小丑明而元美尚未生也其父何以知孩提之
童與未生之子俱屬不才且無憂分書中亦無此語
也妻分大小子無嫡庶為族長者宜平心論理體亡
者常日不得已之苦心為之公處豈可左袒嫡子致
亡者之目不瞑于地下乎仰縣押令族長於嫡子二
大分之中公處以服元美之心以息無窮之訟古人
公案中有恐圖謀幼子作遺囑以家私全分與婿以
待其子之成立以望後廣胡官府之公斷者此類甚
多故知張無憂之分書煞有苦心張無憂之偏分真

為智人也仰縣另行確審招報

一件滅倫慘案事

建德縣尹李石菴諱瑛城人

鄭士昌之控其胞弟士旦以滅倫慘案為詞即使情
事果真已失友讓之道及細詰顯末又屬烏有之情
蓋緣屏側一栗實之人如婢爭之致有違言士昌惑
彼婦之口遂誣士旦盡賣父業夫士昌于二親未喪
之先因家道艱窘挈妻就屯於廣信繼年始歸歸則
父母俱見皆矣設有家產可分胡不安坐于家作田
舍翁乃致輕去其鄉耶况建邑距廣信僅五六百里
而近為士昌者定省之不知存亾之不問殮埋之不

新書二集卷二十

李

宋

以史筆
行文體
詞之健
覓者

與方應規悔終身無面目以覓手足乃今且以果木
之微捏情以控尚安得覩然以對鄉鄰曰我子也歟
哉我兒也歟哉至于煮豆燃其悉聽雞乳指縱又非
有丈夫氣者所為本縣低徊斯詞心傷民俗之遠古
甚矣扑作教刑所以示人孝所以示人悌所以示人
有夫綱固非止為士昌一人訓也

橫衿嚇殺事

平陽 毛錦來 諱 連
新昌人

看得劣衿張某蓋有貪財之癖而無羞惡之心者也
妻亾而續娶王氏王氏者王國泰之妾女也國泰無
子身死之後妾亦繼亾獨遺老妻依侄王三魁卒歲

其女先嫁韓姓十餘年韓夫死復嫁俊猷亦十餘年
矣張某之於岳父母均接面酒路入耳忽遇舊家
遺貨遂挈其婦而依棲王門欲藉半子之名以爲中
分之計耳依棲之後遂借端尋釁與三魁角口無寧
日曾憑中親議處給張某房院一宇肥地二十畝此
三魁過于仁厚不當予而予者也不當予而予之是
自開其漸而爲他人侵蝕之媒矣張某果以得隴爲
詞竟欲併吞全蜀此三魁勢不容已而爲橫衿嚇殺
之控也夫三魁以本姓親侄奉伯母而承族業分所
應然以三十年後再醮二姓之妾女欲向母家重索

香奩以三十年後未覩翁而之繼偕欲向妻舅共分
遺產此情此理實未之前聞也應從朴贖以振廉隅
其中親先處之房田念三魁既有成議姑准免追是
其幸也逐離王門不容並處

謀殺人命事

毛錦來

宋文義本名張胎工雇於宋廷寶之家廷寶無兒請
為養子寶為聘媳張氏益已有年詎寶死而義心憂
矣私賣父業謀歸本宗寶侄宋文禮者亦黠棍也見
義不仁得乘隙而欺之賺屋三間轉賣與上官位受
價十八兩分半與義而餘八已囊致義不甘彼此成

隙適義毒死莫殯向禮追討屋價禮不從而義以妻
命控實誣之也詎禮久蓄傾義之心素善事實妻聶
氏故聶氏德禮而惡義言多右袒嗟乎禮亦非能
聶氏也利其有耳雖然較義之顯為不孝則差愈焉
且禮於廷寶分則侄也親疎亦殊合令族長押令收
埋寶骨然後承業以奉聶氏餘年可也宋文義肯恩
叛母決杖逐之

屠抄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
武定人

審得徐爾順乃諸生徐士元之弟也士元因妻無嗣
娶柳氏為小星已育一女有侄朱澄問顧墻茨之議

亂其幃簿復逞毒拳之毆血濺衣襟致士元控縣而
澄遠道及今照提未結此士元所為傷心于骨肉也
及得病乘危有同李呂日昌田一泰士元素與友善
故以五歲之女許日昌為媳而預送衣環現拏奩產
舉妾楊氏付之一泰使其善侍呂生撫養遺女俟長
成而嫁之哀哀遺囑皆其手書當是時也士元豈不
知有侄在顧其平昔所為率皆獸行故臨訣之頃絲
衣在側黃口在抱寧付託于友生而他之不之間者
有大不得已于其中也及今閱其零星剩罌如在風
雨暗牕不堪多讀抑何感慨之極而顧慮之深乎若

芥子園

之何為爾順者莫如自憾其子尚欲謀為立繼而欲
鯨吞絕產耶夫士元之不欲澄繼早已決之生前安
能強于泉下士元之產惟士元得而主之今雖已死
有遺囑在是身在無異也爾順雖有覬覦之心如公
論何況架詞屠抄妄稱險藥刺謬已極杖不為苛其
朱澄一案仍聽該縣照提另給

田產三

告賣告贖

考察事

滿州侯容菴諱康民
海門人

看得孫某者以清白名臣之後被論追贓房杜門風
觀者浩歎然既有屋田可買何不開論親族而蔓延

資台新書二集卷二十

半

芥子園

于風馬不相及之人如景及等田既勒孫舜源承買
 矣猶曰水木一源難坐視也翁士炳等既非瓜葛又
 無交易使山鄉細民移而寘諸簪笏蟬聯之堂構有
 不驚愕而退避者非人情矣如謂此屋係發祥之地
 貴且賤售則楚弓楚得又未可借他人之鼯睡也煌
 煌明旨株累有禁翁士炳等之抵死不輸有自來
 矣除孫舜源田價四百兩既經面認仍照廳斷速追
 外餘悉於孫成名下勒限完納其餘田及屋聽自賣
 賣同居親族不得舍近拔遠舍親拔疎有違明禁
 田產四 侵官地

清查官地事

蘭州 呂南呂 詳來 司李 呂南呂 詳來 縣人

王國棟擅占社學地基建造住房旋善綠旗兵某為
 業此明知官地不可久據故借兵勢以蓋前愆耳及
 奉清查官地國棟急宜首明何待總甲指報又何可
 報後而復為掩飾耶本圖脫罪而罪案反從此定矣
 合將原基斷歸本學仍加杖懲

拯救赤子等事

上元 縣令 李維嶽 詳如 縣人

審得李義等一千人犯昔神策門外之居民也因先
 年海寇圍城紫營其地及滅賊蕩平之後奉督憲暨
 將軍分諭以官路為界路東作水田路西作旱地所

謂路西者。卽神策門外。自義等所居之地。起直至儀鳳門外而止也。此項田地。肥磽不等。然向來俱屬江潮所至。宜插水秧。難播旱種。自奉憲分界以來。種荳種麥。俱被水淹。以致錢糧賠累。號泣無門。義等百餘人。赴縣呈訴。以拯救赤子爲詞。亦疾痛呼天之義也。卑職忝爲民牧。豈敢壅不上聞。是以急爲申請。及奉憲諭。同章京踏看其地。則見神策儀鳳二門之外。約十餘里。各田已盡栽秧。茫茫可愛。是曩時滄海。仍變桑田。不可謂非太平之象也。但慨奉有路西爲旱之憲令。卽潮神有知。亦當退舍。何物愚民。輒敢淤波蓄。

浪仍作水田。是此間一帶居民。不無藐法抗官之罪矣。在神策門外者。尚有已經具詳。但候憲批之一言藉口。而下關一帶田民。並未赴縣申訴。乃亦改旱爲水。居然種插。其義何居。豈亦因其勢而利導之。謂憲法能寬于彼者。必不獨嚴于我耶。則又愚民之更愚者矣。然卑職沿階細閱。其本來實係水田。一應旱種。徒播無益。若使勉尊前令。無論有田之家。秋收少獲。卽本縣追比。國課亦令何所自來。民以食爲天。此所以該地居民。明知犯令有罪。而不得不爲權且活命之圖也。切以海寇犯境。乃千年一見之事。迄今海。

宇。蕩。平。似。不。宜。久。荒。民。田。以。待。厄。測。伏。乞。憲。臺。俯。恤。民。瘼。宥。其。無。知。准。將。路。西。一。帶。民。田。改。旱。作。水。仍。其。舊。貫。則。萬。姓。有。更。生。之。樂。而。錢。糧。無。莫。措。之。憂。矣。

租債

欺君殃民等事

平陽 司李 毛錦來 諱 新昌人

看得齊某狡悍之徒也。尚以素行不端。不能安身於鄉里。縶入京師。漂泊無賴。遇邑人張文煥。適遷浙江。景寧縣典史。乞携隨任。一則藉工傭以活生。一則去鄉井而避禍也。煥以同里之情。輕諾不拒。比至任所。典史官况不問可知。束薪斗米之俸。自給不贍。尚曰

倡亂屠民事

川南 守憲 紀光甫 諱 清苑人

審得錢堯孟天德。皆鄉民也。鄉俗每值亢旱。必禱龍神。以求雨澤。秋成之後。計田鑲金。用酬神。既此成例也。今秋值錢堯百事。天德有田二十畝。應出白銀一錢。堯索之甚力。天德輸之甚慳。兩不相平。致塵憲臆。夫報神之禮。不始于今日。鑲金之費。不止于一家。素往例而惜一金。則咎在天德。但酬神之物。應出于鄉民之樂輸。天德吝于酬神。神降之罰。可耳。為錢堯者。豈得以武斷之勢。臨之橫征。使出神亦莫之享耳。各薄杖以平之。



妻命事

蕭山 賈蒼喬 諱國楨 縣令 曲沃人

看得朱世安與三鳳同堡之人也。三鳳貧而鮮恥，鷄鳴而起，潛入世安之禾場，拾取遺穗。世安覺而獲之，遂執為賊，始而撻之於場，繼而呈之於縣。詎三鳳者好為狗鼠之行，而又惡居盜賊之號，欲泚惡聲兼圖報復，遂借妻死為題，誑聳憲臺。蓋亦挽河洗羞之狡計耳。審三鳳之妻方氏，向因夫妻反目，投井而死。已經縣審結案。於世安風馬牛不相及也。夫竊粟已屬非理，誣告更當反坐。姑念同井之八且場禾雖有主之物，而露積非稟，蓋之藏薄擬一杖為世安者，亦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相隨一載，原無所贈。某乃怨望而歸，遂操假券一紙，轉向煥弟張天宿索取工值。控縣，控府，屢經責逐。今復控憲詳審，齊某隨煥赴任之事。天宿並未與聞，安得以無中無証之偽券，向田舍翁索取官債耶。本應重擬，姑念所詐未遂，薄杖以懲。

謀吞斃命事

長安 梁奕奕 諱禹旬 邑宰 平遙人

王吉臣之父在日，曾借與黃太尼銀二十兩，無約無中，或完或欠，未由稽考。吉臣于順治十五年經黃可久等評處，令太尼還銀二十一兩，以杜牽纏。亦可謂克全厚道矣。吉臣立與完帖，親筆可憑，乃字跡方新。



而木心已昧。則前此二十一兩之索償亦為無端。局許不益彰明較著乎。一有收帖而復詐一無借券而償銀。君子小人之途于是乎分矣。更可異者捏造欠票一紙。乃稱伊岳代筆。世有乃翁而不左祖。阿婚者乎。况伊岳已不可復生。併求一左祖者而不得也。可久云。此票未經見寫。獨中親黃元貞屢以目視吉臣。而吉臣復以言引元貞。彼此張皇情詞閃爍。則虛之不能飾而為實。猶有之不能飾而為無也。法應究擬。姑念于裕從寬以俟悔。

爭毆小忿

能無罪焉。夫遺種滯穗向為寡婦之利。世安即不能以古道自處。然撻而逐之斯可已矣。控縣何為相應。並杖。

絕命克殺事

縣令王書年

審得秋苗在地。不特八口之家藉是養生。即惟正之供亦由茲以出。何物緒承業家畜驢騾不加維繫。馬得奇手胼足胝。植此嘉禾。豈為他人供芻秣乎。絕命克殺之控所不能已也。據訴止有蹄跡。而禾苗未傷。夫不踐生草。惟振振麟趾足以當之。下此則皆傷苗。捐稼若流矣。觀此。茫茫而不張牙鼓吻。天地間有此。

新書二集卷二十一 手 林升

仁獸乎。褚承業非以和息之故罪烏能免。

大亂 國典事 蕭山 賈蒼喬 曲沃人

看得胡甲何乙世有姻好其兩家門內之事彼此知之最深即兩家絕無影嚮之事彼此捏誣亦使人易信胡甲曾借何乙之衣費于典舖其後贖還似非故物兩相角口誠為細事奈何日復一日遂以淺忿而結為深讐胡甲欠糧而累尸頭何乙受責何乙宜乎不平但不合以不平之鳴激而為過情之語辱及祖先玷及閭閻先使人口沸騰以快一時之憤計誠得矣獨不思我固能誑人亦善誑人祖先者人亦辱

其祖先玷人閭閻者人亦玷其閭閻然則非自辱之自玷之也一聞耳據詞推問兩人幾無地以自容姑不深求止令鄉保押處俾息爭端仍各予以杖為誓人不擇言者戒

急救夫命事

咸寧黃耳升 諱家鼎 邑宰

看得熊若八與余北鄉偶爾相值非有夙嫌買籬細事也講價常情也銀貨俱在何必相爭即爭矣又何至橫加筮楚以幾于不可知平乃管甘八囑嬭管阿陳為急救夫命等詞及庭訊時而管甘八動履維艱膏藥遍体一經揭驗則皆無恙之皮膚現此扶杖情



形則知從前爭毆之受虧未必言言皆實本當究擬
念事起微渺杖以懲之

黑夜衝殺事

劉黃中

看得王敬止魏德一之互訟也其端自嬖人而起王
魏二婦星宇相連小事角口容或有之乃出言傷心
魏婦不無已甚耳屬于垣者奚能堪之乎德一之于
雲生執敬止而奮老拳敬止計無所出揪雲生之腎
囊而碎其皮在敬止原欲解危而雲生因受重傷夫
腎囊何地而堪受剝乎使雲生為患稱深敬止豈能
脫禍姑念起釁有由一併從寬免擬仍斷敬止出銀

一兩給雲生以資藥餌

慘弑伯母事

太平 劉松舟 諱浦 大興人

審得夏某繼妻朱氏四德未嫻悍潑成性每以河東
一吼胆落其夫因前子嚴某緝養家禽蹂躪田稻嗔
其侄夏茂功理明遂以慘弑伯母之詞誣焉置茂功
于不韙之地及訊干証王建吾乃氏中表至戚亦稱
朱氏溺子警侄誠非賢婦則氏之潑行可謂中外無
間言矣夏某雖云他出歸時即當排認何以任其小
悍而司牝唱于公庭彼鬚眉七尺之謂何而甘委靡
若此也責而免供使知以刑于自愧

發審事

仁和 終懷侯 諱世錫 邑宰 遠陽人

看得丁蘭生駕舟窮民也當歲聿云暮之時正接攘
逐利之日乃營兵許六奪船裝貨強而不可以致彼
設次辯生以事干禁令協同地方赴稟將軍當蒙發
審夫兵猶火也火能燎毛奈之何哉備卷存據可耳

滅法絕命事

蘭谿 楊玉衡 諱東人 邑宰

陳孫弟與陳五一同族人也前月初一日值大兵經
過秋毫無犯因而酬神了愿賦因鄉乏陳平致有分
肉不均之歎蠢爾孫弟觀麴車而流涎不禁咆哮而
起與陳三一陣四七等為鄒魯之尉昏夜搶攘之際

撥髮而辯失焉然揪落于何人之手則不得而知也
乃揪者走脫而以解勸之陳五一指為揪辯之人則
背謬甚矣况以卑幼而誣尊長駕虛求勝不更妄乎
陳孫弟本應杖懲但念一滴未潤枯腸而髮去止留
髮頭為口傷身亦可自蔽其辜矣免供有案

黑夜兇殺事

蘭谿 楊玉衡 諱東人 邑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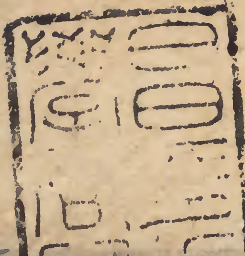
唐九五有棗在園似非道旁苦李徐阿惠過而流涎
整冠之嫌知而不避踰牆偷摘而被獲可羞甚矣乃
猶不自悔過復于子夜集黨攻擊其門以致僱工王
兩毛頭顱擊碎九五不得不投鳴鄉保繼以黑夜兇

殺控也乃徐廿五為阿惠之親兄不為其弟解紛而反挺身代為求直是弟既盜跡其行而兄又不為柳下可稱頹俗之二難矣責阿惠以懲盜棗之非杖徐廿五以為助虐者戒

發審事

杭州太守王鼎臣

看得顧瑞乃脚夫而潘四則縉大皆食力之窮民也本年七月某日不知何物奸徒忽以魚鮓二包藏硝於內僱端排至江干路經候潮門為守門官兵搜獲拿送奉憲差押發府遵即推求據瑞供出江干葉星之與李君玉排彩生等隨經勾問據葉星之則供業



係寫船偶有不知姓名之客來家覓船遣一被套去而不返李君玉則係船戶而潘四是其裝艙扯緯者也姚彩生則長安鋪之餽舖歷究買碼之人皆不識認總之若輩送往迎來一日不知凡幾素未留心莫能置對轉展樣運買者終不可得想事既發覺必畏罪奔逃即案內藏神亦係秘詐又豈肯與聞於道塗之顧瑞等况瑞等赤貧不過日博數文以糊口茲久為繩累情殊可矜憲否先行責釋以儆不慎而戒將來仍嚴緝正犯俟獲到另行究結

資治二集卷終

資治二集卷終

畢

